



臥龍山人集卷七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子書

崑山葛芝龍仙著

論

明道論

今夫探物於幽室之中罔罔而索之者得乎持燭秉炬而
入者得乎必曰持燭秉炬而入者得矣出戶而之千里之
塗塗之坎穽相望也明目者迴翔而趨之瞽者亦迴翔而
趨之其誰必至於顛仆乎則必曰在瞽者矣然則道之貴
於明也不猶是哉或曰道之明為難為易曰子亦知道之
名所自耶聖人欲舉一物焉似之而無從也不得已而假



人集

卷七

一

六通四達以名之爾書言其平平也易言其坦坦也蓋履
非錯然而蹈之其如砥也是故明者舉目而得之而昧
者歷數十年而益瞶其道一蔽於其難一蔽於其易爲難
之說者曰道蓋幽眇而不可測也前此者不數人焉後此
者不數人焉吾於其中寧敢直舉而任之哉於是推之爲
神聖不可知之事而已遜避焉而弗敢勝而不知道固不
若是之難也今夫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手持而足行
塗之人與聖人同也而道已行其間焉夫人不能不饑食
而渴飲夏葛而冬裘手持而足行而告之曰此卽道之所
在也獨遜避焉而弗敢勝何也而惑於易者聞焉不勝其

習心私意之攘攘而冒焉當之曰道固若是其近哉吾獨
不得謂之知道者哉而不知道又不若是之易也夫逃者
東走逐之者亦東走東走同而所以東走者異也鄭人以
灰鼠爲璞周人以蘊玉之石爲璞名璞同而所以名璞者
異也若之何冒焉而當之也或曰然則道之明必若何而
庶幾曰有巧焉羿與逢蒙與衆人同射其彎弓挾矢則同
而審固破的必有所獨至也王良造父與衆人同御其攬
轡執綏則同而得心應手之間必有所獨擅也曰孰能之
曰有必爲聖人之志者能之夫有必爲聖人之志者其人
必神凝而外滑消者也是故食有所不甘寢有所不夢正

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聽之無非是也遲之又久用
不分有不迫然意解悠然神會者耶譬之燕人之久客
於吳楚者其心無日不在乎燕也則必爲之庀糗糧則必
爲之具扉屨則必爲之挾徒衆於路之岐執塗之人而問
焉有不終至於燕者乎或曰子之言何所本曰本之曾子
大學言能得而必先之知止本之子思中庸言誠身而必
先之明善皆斯旨也固非我之私言也

體道論

或曰道已明矣君子之致功於斯也其究乎曰惡是何嘗
也嘗試譬之昔者卓氏之致富於臨邛也固知汶山沃野

下有蹲鴟然必卽山鼓鑄運籌策以傾滇蜀之民而後田
池射獵擬於人君也漢高帝縱觀咸陽而嘆大丈夫當如
此也然必破函谷定三秦轉戰成臯大勝垓下而後置酒
長樂知皇帝之貴也其用力也至勞其致功也良苦寧有
一蹴而至之者哉且夫人與世之相往來我之交於物
者無窮而物之乘我者猝至夫豈一端與大抵順則淫聲
美色薌澤佚欲之誘其中逆則貧賤患難刀鋸鼎鑊之威
其後也一則如水之浸淫入人而有所不知一則如烈火
之燎毛一旦而與之俱焦也吾且奈之何哉其能旁行而
不流耶其能怡然其委順而相遇於無何有之鄉耶曰不

能不能則向者之昭昭安可遂恃以無恐也吾觀昔之君子藏身於天地之先游心於萬物之始不爲利回不爲名疚不以生悅不以死殆翛然於是非毀譽之間而漠然於利害得喪之際是故淫聲美色如無鹽巴人之過其前薈澤佚欲如朽焦劬勞之中其體貧賤患難若寒暑之相乘而適與之娛刀鋸鼎鑊同於起居衽席之恬然而無可畏此豈一昔而幾之一朝而享之哉或曰然則致功在何始曰吾讀易至於損益而嘆聖人之善言學也亦曰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已其始也遇忿斯懲遇欲斯窒久焉而無忿胡懲無欲胡窒也其始也見善則遷見過則改久焉而

非善胡遷非過胡改也若此者順旣不移逆亦弗知立於人世之中內無以櫻其寧而其人將與造物者游也斯則體道之功已或曰世之苟志於學者未有不事於懲焉窒焉遷焉改焉者也若者皆足幾於道之列與曰惟明道者可與言懲之窒之遷之改之之功而未明道者其懲窒非懲窒其遷改非遷改也蓋其道若用師善治兵者殲厥渠魁而已而不知者從事於脅從是今日旣散而明日復合也其道又若伐木明者尋其本而縱其斧斤未幾而其根撥矣不知者徒披其枝披其枝無益也故曰惟明道者爲能體道彼未明道而徒言懲之窒之遷之改之者我未之

知也此非我之私言也蓋本之孔子孟子孔子曰知及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而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此物此志也

忘道論

昔者趙簡子田獵而燎於原有丈夫焉緣火上下而無所畏也怪而訊之而不知孰者之爲火也此忘於火者也孔子觀於呂梁懸水流沫魚鼈所不能游也有一人焉從而泳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拯而問之而不知孰者之爲水也此忘於水者也嗚呼吾人之於道何獨不然如徒曰體之而已是與道猶二也譬之引手取物物固物也

手亦一物也物與物爲敵是猶捍格而非一也必也其忘之乎凡物未有不至於忘而幾於至也忘屨而後爲足之適也忘帶而後爲腰之安也忘竹與肉而後爲聲之美也忘手與筆而後爲書之工也故不徒道云爾彼夫承蜩履狝運斤畫墁之屬有不至於忘而令人疑於神者耶庖丁之解牛也一牛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是忘於牛者也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化物而不以心稽是忘於器者也顏子濟於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問曰操舟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能若夫没人未常見舟而便操之也是忘於操者也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中故忤物而不懼是忘於墜者也
也大哉忘乎况道之幽微深眇者與蓋不忘則猶操之也
操則遇物而有戒心焉忘斯縱之矣是故縱目之所之未
嘗擇視而未有邪色之亂其明也縱耳之所之未嘗擇聽
而未有淫聲之眩其聰也縱口之所之未嘗擇言而未有
詖詞之關其說也縱心之所之未嘗擇思而未有憧憧往
來者之累其靈臺也若爾人者其耳目非耳目其口鼻非
口鼻與蓋不知吾之爲道與道之爲吾與內外一矣人貌
而天游矣是以陸行不避兕虎水行不避蛟龍出入生死
而不懼獨行於萬物之上而不慄又何禍福利害足以動
其心哉大哉縱之義乎夫學至於縱而道始全也然不忘
何縱之有此孔子從心不踰之境而孟子所謂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也

君子以飲食宴樂論

古之捍大患禦大災者非貴其有過人之智過人之勇與
過人之材也貴其有蕭然無所與之心而已或曰天下之
事變無窮吾以一人制之而不足必其智有以過人而後
能察必其勇有以過人而後能斷必其材有以過人而後
能濟今舍此不事而徒曰貴其蕭然無所與之心幾何而
不潰敗決裂以至於不可救耶而聖人於需之大象則以

飲食宴樂當之何居夫天下之事衆不能禦衆禦衆者必其至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動者必其至靜者也禍患之來猝然四出而乘人不意其人必非無智無勇無材而後能加之也智者與智者遇兩智相劇而彼此困矣勇者與勇者遇兩勇相持而彼此斃矣材者與材者遇兩材相拒而彼此喪矣吾退然若不勝吾委蛇其若怠吾茫乎其若疑使其力已盡而後徐起而議其後故常足以御變而不窮譬之中流而遇風波也奔走號泣以求救其舟必有傾覆之虞見操舟者之雍容談笑而賀其克濟也嘗試引車而上九折之坂覩馭者之戰慄失色則墜折之憂及焉進

退疾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而後知其馬不敗也不然賓主百拜獻酬羣心此鄉飲酒之禮也旨酒佳肴以笑以語暇豫者之所爲也當知盡能索之日而爲此迂濶不近人情之舉聖人明足以照萬機顧以此教後世耶或曰事有適然理無一致時乎宜進則料敵明禦敵勇四應而不衰時乎宜退輕裘緩帶以自娛豁達大度而不疑天下事固非一端之所能爲也然吾觀古之處大事者以鎮定應猝至十得其八九以猝至應猝至必十失其八九也以整暇待繁亂則繁亂可理以繁亂應繁亂則未有不敗也且可以開一已之識可以服天下之心可以疑敵人之耳目可

以作吾徒之志氣皆在此不在彼也雖然惟剛健之君子是以能之蓋剛健之君子其智足以盡天之變有時守之以愚其勇足以絀天下之力有時守之以弱其材足以斷天下之事有時守之以拙故有所不爲爲之無不成有所不圖圖之無不濟而後世或以昏弱之主當之不幾同軍書棄於床下勸長庚以杯酒者耶

留侯武侯合論

漢室初興留侯是賴厥後浸衰昭烈以一旅崎嶇巴蜀卒以有立維武侯佐之二子者皆光明俊偉人也然因其事以考其學未可同日語焉蓋嘗論之留侯者得老氏之道

藏身於事外以遂其事者耶武侯者得儒者之道致身於事中以遂事而事亦以遂者耶譬之行舟然當其大風飄沒巨石齒立泛泛乎莫知所屆一則立於廣隄之上左右指畫委蛇以出險及其成功若弗知也一則盡力邪許以求濟力盡而險出稍怠則敗矣何言之留侯其初固負氣任俠人也博浪之擊有悔心焉於是納履圯下受書老人向之所謂負氣任俠者徐折而入於道故其相漢也關中委之蕭何四伐委之韓彭知計委之陳陸都長安委之婁敬定太子委之四皓其身蕭然若無事人也然千百世以下稱高帝帷幄謀臣有先留侯者乎而又好言病時時道

神仙遂使囚繫菹醢者相屬而其身獨無事陰定漢室數百年基業吾聞老氏曰太盈若冲用之不窮又曰後其身而身先其留侯之謂與若武侯者不然其人蓋小心寧靜者也觀其對後主曰先帝知臣謹慎君臣之間相知素矣是故其行師用兵必依險自固未嘗突而逞也聞魏延之奇計弗用也小事必親罰自二十以上必躬決雖大臣如費偉董允名將如趙雲關張之屬類多奉仰成規未聞有捐而不與之意卒之勞悴弗堪身隨以死身死而蜀亡吾聞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武侯之謂與或曰使二子者易地而居將若何吾謂留侯者可以無所不

爲而有時不爲使在漢末殆如神龍之騰躍變化不可羈也武侯者其淡泊可以不爲而無不爲設生漢初鬱然名公卿乎何則留侯之學不見其首者也漢之末造天命有屬彼知之審矣安肯畢數年之力以延此一隅地乎吾知其學辟穀從赤松子遊不在治定功成後也武侯當昭烈時猶沒身不怠况遇高帝其攀龍附鳳豈後餘人哉以吾度之功業大都在唐之房杜間也抑吾聞孔子思狂狷留侯其近於狂者耶武侯其近於狷者耶夫人性不齊學術隨別如水火之異宜然合烹飪調鹽梅則水火並濟未聞廢其一也彼二子者所爲不同要皆漢室人傑哉

王覽論

尔讀晉史至王覽傳而反袂出涕也曰嗟乎非獨覽賢也其妻之賢明亦豈後之人所能及哉昔人云家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而尤在內德之茂焉自古三代之君以至後世帝王之家其盛衰興廢未有不繫於宮闈禁近之間者况庶人耶凡人之情剛勁正直之詞扞格而不親便辟柔佞之言婉轉而易入故有法家弼士稱古誼引大義以責之其人常掩耳而却走而床簣之近嬖婉之私得其一言怡然意解者蓋庸人惡嚴正而媚私暱積漸已久非一日也嗟乎吾觀後之婦人以饒媚嫉妬而至害於家凶於身者

何其衆哉若其用術之工必先於同氣之間通其有無而貿以財賄則見以爲愧其不足制其左右而納之義友則見以爲束之已甚和顏色而受之則以爲弱而易凌也正詞以告之則以爲剛而難犯也以至一日之中變黑爲白數步之內遷谷爲陵遂致干戈起於一堂以成貿首者有焉吾讀詩至隔谷之歌豈其之篇未嘗不惻然心傷也悲夫痛哉抑聞之婦猶地也地德厚故庶物斯昌婦道敦故家世克大史稱覽再傳而得孫道豐功偉業爲晉元勳同時之席華裯御繡轂者蓋數十人焉以及宋齊梁陳之間垂紳鳴玉於殿廷之中者王氏子孫踵相接也盛德所垂

史冊爛焉不亦休哉

符堅論

史稱苻堅不聽王猛之言以殺慕容垂旋至亡國以是爲
堅罪而蜀蘇軾獨以爲堅之不殺垂大度之舉也不可爲
非余則以爲軾之言是而竊恨堅之待垂也不以正且日
爲垂所玩而不覺也夫垂者何如人蓋人傑也彼其爲慕
容評所疑而出亡在外雖曰羈旅之臣其心豈能一日爲
人下哉後秦之人鄴舉燕而宗社丘墟其後玉固非矣其
先人何罪垂之欲繼先人之絕業而重祀明堂也蓋無日
忘之也爲堅者尊其體貌重其爵祿休戚與共好惡同之

正身率下以示之無隙猶恐其兢兢然奮所欲爲也而史
稱堅幸垂之段夫人也至同輦而游於後宮宦者趙整作
歌諷之乃改容以謝而令夫人下車嘻堅之所爲一至於
此哉夫垂者何如人蓋人傑也段氏能知慕容寶之不令
而識范陽王之必興賢明如此又非淫佚婦人也彼入其
宮而據其妻此吳之所以辱楚而越之所以參吳耳垂雖
亡國之大夫因人之力以有此朝夕也亦何忍加之以辱
人賤行至此哉吾意垂者拔劍而起夫人亦引刃自裁耳
乃垂旣不言夫人亦泯顏受之若固然者噫吾知之矣夫
人之求其至榮者必忍其至辱欲大有所爲者必小有所

不爲蓋吾欲逃則無所欲殺身則無益垂固計之熟矣彼
爲開創之主前人所爲後人之法也而若是其蕩逸罔制
此豈能爲子孫建不拔之業者耶吾不難卑躬戢翼以徐
俟之垂旣外循其軍國夫人亦內察其宮閨知堅之志荒
矣其欲縱矣東征北伐窮兵黷武內外騷然矣是吾一舉
而將得志之秋也故堅之伐晉也王猛止之苻融諫之張
夫人以爲不可少子詵以爲不可乃至舉國之人以爲不
可而勸之者獨一垂也要之伐晉亦亡不伐晉亦亡伐晉
則亡速不伐則亡遲譬之養猛獸於肘腋之間奪其所搏
之肉而冀其不噬未之前聞又况若慕容農慕容楷慕容

隆慕容溫慕容德之徒皆以奇傑雄偉之姿爲之子弟是
畜千百虎狼於一庭之中而求宴宴居息也有是理哉或
曰慷慨之士不顧兒女子之私豪傑拓弛之才薄志行弃
廉耻非斤斤若儒生也若者不足爲垂累亦非垂之所以
報秦也余曰不然夫垂之與段氏非徒所謂室家之愛嬖
婉之好也彼段氏之姊以死明垂之不反也其感激之念
固不可以庸常論矣垂之出奔弃其妻可足渾氏於鄴而
獨攜段夫人以行由是觀之豈得謂置兒女子於不問耶
且若所言拓弛之才寡廉鮮耻此必椎埋屠狗無行之人
耳非豪傑也彼豪傑者其心剛烈其氣雄猛蓋可殺而不

可辱者也辱身賤行若垂之所受於堅亦已烈矣是不可忍也而垂忍之蓋欲有所爲也昔者苻健得張遇繼母納之後宮而戲遇以假子遇耻之遂懷刃以進曹操納張濟之妻而張繡擊之愛子以死彼二子者庸妄人耳猶如是而况垂乎嗚呼五胡之亂中國若堅者固所稱守禮達義能自樹立者也而所爲若此况劉聰劉曜石虎冉閔之類狠暴淫惡不可悉數者無怪乎隨起隨滅曆數數改也後之人其鑒茲哉

于謙論

或問曰先臣于忠肅公謙何如人也曰英毅特達之人也

曰人言土木之變得于謙而社稷安信諸曰萬世不易之論也其功在舍太子而立郕王或曰斯何謂也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第可以謝兄而子不可以加父太子立則必將固請之敵敵得挾重質而厚邀於我納幣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稱臣宋之前車可鑒也惟景帝立而敵以全師壓境守臣乃得登陣以謝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是敵抱空名而長實禍也不若還之而予之間故上皇歸社稷安皆謙之力也然則易儲之事謙之得失何如哉曰此則窮天下之口不能爲謙解也夫憲宗之爲太子而見廢也爲景泰之二年蓋在南宮旣歸之後此已

足以疑天下心矣不聞謙一言諫也逮四年而景帝太子
元儲位復虛於是廖莊以厚上皇子請鍾同章綸以復儲
請不聞謙一言助也未幾同死杖下綸繫詔獄莊遠謫不
聞謙一言救也進士楊集以書抵謙曰脫章綸鍾同死闕
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視王文文官之知州
名優之實遠之不聞謙一言爭也推謙之心以爲帝方壯
年螽斯則百之慶未有已也窺帝之意固不在上皇之子
吾言之無益謙之不言凡以結主知而圖爲所得爲也景
帝立七年而遽爲鼎湖之遊豈謙之所能逆料哉獨是景
帝不豫勢必不起石亨徐有貞皆知之矣親信之臣莫過
于謙寧未之知當此之時造膝則涕泣而陳大廷則愴慨
以請舉朝之臣孰有不從而和之者夫謙景帝腹心腎腸
之托也謙之言不同于廖莊鍾同章綸之倫可知也莊等
言於平日故觸帝怒今疾旣彌留而皇嗣未生與其取之
外藩不若舉親兄之子而歸之固有之物爲景帝計亦未
有便於此也卽帝終未能釋然念于謙尚以爲不可則吾
將安屬亦當黽勉從之矣舍此不圖而使石亨輩奪門之
計成且得殺謙以自快君子謂謙之是舉也不特純臣事
君之道未盡亦智不如葵葵猶能自衛其足也

于謙後論

田青山人集 卷七 古
余作于謙論畢一旦忽悟曰嗟乎景帝之疾殆至不起此
言蓋出於石亨輩之口而考其實有不然也使景帝之疾
果至於不起則天位所臨捨上皇父子而誰屬哉吾知鼎
湖之後率群臣而勸進先之者必謙也惟景帝之疾不至
於不起謙不可以倉黃舉事以致進退無所若亨等則弗
顧也彼蓋欲建奇功而舉大事而不謂帝之疾已至於彌
留則何以固人心而堅其黨故吾謂景帝之疾必至不起
者固石亨輩之私言而非其實也或曰然則未幾而景帝
遂崩何哉嗟乎帝王之家宮闈之秘自昔以來闇昧不可
知者不可勝數吾安知非有大不忍言者而史不敢明言

之也試以前事徵之唐玄宗之于肅宗親則父子也肅宗
又賢明之主也當玄宗之蜀還而歸故宮也一旦劫於張
良娣李輔國之手父子之間幾不能保其終不亦痛哉相
傳玄宗握高力士之手而泣曰微將軍阿瞞今日幾爲兵
下鬼然則玄宗雖未遇弑原情定論肅宗之罪何可逃與
上皇之於景帝親則兄弟而已卽曰上皇仁愛不忍推刃
於同氣彼石亨曹吉祥之屬奸猾陰賊豈出張良娣李輔
國下哉亨等尚不能容一于謙而肯使景帝常存於肘腋
之間耶卽萬一不然天位反覆繫豈細故積疾之後繼以
震驚其有不至於隕越者哉而獨以爲南宮復辟之前景

帝已在彌留之際吾以爲此出於亨輩之口而非其實也
不然以謙之賢豈有捨上皇父子在几席之間而千里之
外援外藩而立之哉觀謙臨刑之時獨笑而不辨可以得
其言外之意而上皇他日亦眷眷于謙不衰安知其不有
悟於此也故余復論之以俟後之人折衷焉

卧龍山人集卷七 終

卧龍山人集卷八

崑山葛芝龍仙著

序

送萬明府去任序

歲在癸未維春之莫江之南沸然爭言賊從荆襄下旦夕
且達境環境之民咸奔走藏匿檄不得止崑值黃崗萬公
在事得屹立無動公涖崑今踰一年始至爭誦神明者也
近氣益銳編保甲立夜巡倣王文成法整肅部內公復時
率健兒出遮夜飲者群博者男女會于私者得輒置之理
境內震懼不敢生他奸利嚴少解見邑中行同善會則身

倡之曰吾豈以鄉飲酒禮行軍顧禮義于櫓前人非虛語
緣是崇孝褒節凡嘉政望次第舉公亦奮發無迴避無何
報罷去先是公來崑崑值大荒漕粟無從出公不忍民鳥
獸散委曲期不厄而漕使者挾要勢有所過督公公不應
因與差池卒以是故得報罷嗚呼以斯觀崑人戴公當何
如哉聞罷之夕邑父老歎于室倉黃告諸塗進窺公顏色
驩笑如平時諸生相與謀曰公以名進士令崑在治有名
聲獨以一二人欲中公故去異日天子廉得狀白其誣欲
大用公卽得盡行所學且公終不以寵辱得失動其心公
去則豪猾誰與擊孝節誰與顯公之有待而未行者誰與

終厥志一旦緩急誰與恃如是父老又何得不悲獨公斯
行父老臥轍下不得前公停車勞曰良勞苦從者或失聲
泣卽公其涕沾襟乎

送李映碧廷尉歸昭陽序

二十年之中爲崑山之寓公者得二人焉前此則太傅杜
公今則廷尉李公杜公以大將起家榆林而其先固崑人
也易姓後因居於崑詩酒譚醺與吾黨二三子交相善也
未幾往浦口依其故部曲移書告別言辭凄楚李公之來
則以葭葦之戚在崑婁之間故時時就崑以居詩酒譚醺
其驩乃踰于杜公今年秋告吾二三子將歸昭陽二三子

追而送之者皆執手躊躇不忍去客過而問僕曰吾觀李公之在里閭也深居寡出比閭幾不識其面今獨與二三子交而二三子之交于李公也亦甚厚其說可得聞乎僕俯而思慨然而嘆曰客亦安能知其故哉往者天下太平道路無阻士之以賢豪自命者出門而交天下當此之時鄒魯之文學汝穎之奇士荆楚之騷人燕趙之游俠握手談笑所在都有卽何獨一李公爲也不幸流離世故屏居田野閉戶謝客當此之時非管寧之木榻卽袁闕之士室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况李公之賢固拔出于疇人之中耶嗟乎今之君子僕得而知之矣或軒蓋揚揚錦衣繡裳自

矜孔武矣或身有士君子之名口習刀錐目違風雅矣或耆艾先人挾長而友矣由前之人則僕所不敢交由後之人則僕所不欲交也今李公爲人力謝啓事身同布衣鷄豚桑柘願爲遺老志相得也習習三雅家具五車疑義相析目無凡近業相肄也曲江下士從呼小友鄭莊結客行及大父誼相接也嗟乎李公南阡北陌杖屨相從期以沒齒柰何一旦涉江而北則吾黨二三子之執手躊躇意不自得又何能已耶雖然杜公之去也年已八十矣疾病依人無聊失職故不久化去今李公年甚壯髮莪莪未白也公歸而念故人扁舟至止則相與釣松江之魚採笠澤之

國音山人集 卷八
三
尊吾黨之思公而欲見則越江而往所謂蕪城隋苑之勝
可從公而游也告吾二三子可無離羣絕類之感矣

送吳興公居下邳序

西湖山水柔麗閑靚如遊女思婦衿服弄姿于高臺累榭
之間求所謂峩峩之山浩浩之水弗若也故數十年間所
產之人材喜聲譽擅詩歌吐納風流爲時雅宗而卓犖奇
偉之士出於其間不及數人今乃復見興公吳子嘻異矣
吳子性博通好賓客車轍所至多賢豪長者之遊中年遭
世變獨身走四方材官劍客無不善也能赴人之急故人
在園土數千里就視之不以家之困乏爲辭三韓白君守

太倉性簡介少所與聞吳子之風而悅之希風造請無倦
色卽吳子之爲人可知已吾所謂卓犖奇偉者庶幾近是
顧所稱西湖山水柔麗閑靚有弗類也豈天地秀傑之氣
分鍾于山川人物之間而不必其悉同耶久客崑山吾黨
二三子之外無泛交今春告吾將移居下邳作而歎曰信
哉吾固知西湖之不能有吳子也吾聞下邳居淮徐之間
古四戰之地也漢高粉榆之社項王戲馬之臺相望在數
舍之內又留侯之所從受書淮陰之所從寄食臧子源三
國義士龔聖子宋末高流皆寄托于百里內外者也吳子
往遊其間弔古帝王豪傑高人奇士之遺跡而復覩胸臆

之峩峩與淮海之浩浩其平日卓勞奇偉之氣有不勃然萌動者耶自古聖賢之生每不終老其鄉如柱史出關由余入秦無論已他若梁伯鸞出于平陽而賃舂吳會邵康節生于幽燕而歸老洛陽蘇子瞻長于西蜀而買田陽羨蓋其人既天下之士又豈能以一鄉一曲爲之域哉于吳子之行載酒送之并爲之約曰吳子行矣居創業之鄉立四戰之地燕居深念藏器待時願吳子勉焉秉聖予之大節執子源之高義不羞勝下之辱無忘圯上之授是在吳子其庶幾焉已吾聞吳子之友李君條侯奇士也今將主其家試出吾言示之以爲何如也

送吳丈燕勒謫甯固塔序

江陰徐生霞客者崇禎皇帝時人也性好游常出滇南歷二萬餘里而反又云曾之交趾交趾上相故江陰人也聞霞客至甚喜能道其族姓之所自出自言數世以上祖汎海而賈遂沒于此而卒長茲土也霞客歸贈之金而附書訊其族人嗟乎使其祖當時有逆詔之者曰爾且去墳墓遠父母離妻子浮海萬里而終不歸也其人必困苦愁嘆伏地涕泣不能語豈知卒長子孫于茲而復相繼通顯哉禍福之相倚伏不可知蓋如此狀吾觀人之情重去其鄉雖有榮名利養隨其後而離家萬里必有抑鬱無聊不

自得之色若此者何也豈非飲食之異其宜山川風俗之
乖其度耶夫東南之人嗜秬麥西北之人甘羊馬東南之
人便舟楫西北之人善騎射若此者所謂性也朕使易地
而處者數年則東南之人亦能食酪漿之食西北之人未
嘗不以東南甘柔溫脆之物爲美也西北之人與之泥渤
海浮江河久之沒人之與居而東南之人引而上下于高
山深谷之間又安見彎弓走馬不若霹靂閃電乎哉是故
未嘗有所謂性也習之久而性以變已朕則人之情離家
萬里必有抑鬱無聊不自得之色非飲食之異其宜山川
風俗之乖其度也亦曰其心先有所不樂矣夫心先有所

不樂非獨去便安卽愁苦之爲失一旦去愁苦而卽便安
豈遂爲得乎今夫烹鼈膾鯉食之至甘者也清歌雅舞聲
色之至美者也朕使烹鼈膾鯉而進之愁人之側必却而
不御清歌雅舞于有喪者之前吾知其泣下沾襟也是豈
飲食聲色之不至亦曰其心先有所不樂矣苟有人焉立
于逍遙之圃放乎閑曠之鄉物之至其前者與之委蛇而
不與之忤則凡天下可驚可愕之事所謂魑魅豺狼之與
伍而絕塞無人之域從而安之久之直與之娛而已故曰
萬事惟心心之所安則無之不安也此之謂至人無死地
而君子無入不自得也執友吳丈燕勒謫居甯固塔將出

塞爲萬里之行僕恐其抑鬱無聊而不自得也書以贈之
以廣其意嗟乎東南之君子僕之舊游謫而離此土者衆
矣公今往出以視之相與歡狀一笑而忘其抑鬱無聊不
自得之爲哉

贈葉嶠初序

葛子隱于蓬蒿之宮曳杖而行吟庭無基迹客有披帷而
告曰葉子捷矣葛子喜動乎色客曰異哉子之今異于昔
也吾嘗告子以萬鍾之養五鼎之食若鸛雀蚊蚋之過乎
前也今爲葉子而色動何哉余曰有動乎余匪爲葉子也
客曰狀則何爲余曰肥遯之士望窮山大澤以爲趨名利

之子覩纓第簪裾之榮而笑二者皆非余之志也余之麋
鹿之與伍而採藜藿以自養也時有所制而義有所安也
雖然余敢秦越視斯民乎哉常出而見車上之夫如附虎
以翼而益金以爲雞距斯其意非盡蒐薙而斬刈之不止
未嘗不怒然傷之傷之而莫能救也葉子其庶乎是以喜
客曰葉子之庶乎可得聞與余曰不知其大視其小來者
未可知徵之既往可也葉子自爲諸生以至孝廉邑中有
大災稜未嘗不倒困以振也橋梁之圯者代有司修舉焉
宗黨之不能舉火者必曰吾于葉子乎是望以至方士緇
衣之徒皆望而走葉氏之宮葉子皆有以屬廢之而後力

稍絀也今四方之顛沛流離寧徒若一邑之災稜疆圍百
執事之不修寧徒若一橋梁之圯數百萬生民之號呼而
莫知所之寧徒若宗黨方士緇衣之徒之待援也而謂葉
子明于彼而暗于此與余交于葉子二十年嘗與之抵掌
而譚天下事未嘗不奮然欲出其間夫未得則慨然而任
之既得則交手而思讓焉此庸夫僉壬之所爲吾知葉子
不然也雖然吾嘗以轉丸之說告葉子也今試立于修坂
之上而轉丸也累轉而至于不可知若此者何哉以其善
脫而鮮持爾葉子之爲人縱橫不滯機變無方聽其言臚
張而不合受其指揮者必奔走而趨風焉此葉子之所長

也然才大者患其多通志廣者利于有制意者善脫鮮持
之說宜少置思與譬之若隋侯之珠與荆山之玉也隋侯
之珠天下之至寶也以之彈雀則碎荆山之玉其孚尹達
于上以之擊柱則折夫物之美一也善用與不善用之間
則異矣葉子寧不聞之與客曰善哉昔者孔子聖人也其
受教于伯陽父也有驕心態色之戒焉蓋古者贈答之義
貴其規不貴其諛也盍卽以告葉子遂書以貽之

送蔣大鴻北遊序

二十年之間士之負志節敦行誼者藏于深山遊于大澤
逃于沮洳蓬藿之中以自娛人共安之而不以爲非也數

年以來吳越之士乃少變矣大都出於莽蕩鞅掌之游之
齊之燕之楚之闖趾之及于九州八方者相錯也或曰水
之性鬱之則決火之性蘊之益隆若此者其殆隆與決之
候耶其欲干酒肉之味耶余伏而嘆曰惡是何足以知之
也向者天下初定于戈擾擾人之心未盡澌滅也立國者
之文網似嚴而甚寬民之困于誅求者猶未竭也士之所
謂負志節敦行誼者抱道而處獨絃哀歌以自娛而人咸
重之每過其廬必曰此某隱君之居也爲之徘徊嘆息不
忍去士有輕俠自命者固不乏橫草之悲然藏于廣柳之
中全于複壁之間者多有未聞人挾疑似之危家罹誣誤

之誅也竹箭猶在杼柚未空家有負郭數畝足以自給士
顧好行其志耳何必去墳墓離鄉井而後樂哉邇者以來
不忍言矣以名相傾以利相軋者接踵也見冠蓋赫奕于
道則回翔磬折以趨之而不以爲恥也客有衾冠褒衣以
至者疾趨而避之反唇以議之則人心之薄也往年京口
之變比屋而誅者無算牽連至今刀鋸相尋也士之好立
名節者舉目爲跖之徒以至弟子之誣其師臣妾之傾其
主伯非是莫指則世網之密也饑饉之後賦歛繁興世家
大族壺飧豚蹄蓋有不飽者矣而蒼鷹猛虎耽耽猶故也
則征求之困也嗟乎梁伯鸞之在漢也蓋承平之世也猶

且涉江浮河過都越國以肆其志况至于今困窮之游加
藜藿之不充日惴惴焉如朽楊斧鉞之隨其後尚安得不
生行役之思哉吾于蔣子之行而喟然有感也雖然蔣子
志士也是役也寧獨饑寒之是驅不虞之是懼蓋將涉淮
泗歷鄒魯徜徉于漁陽上谷之間夫淮泗韓侯之所游釣
文成所從受書地也鄒魯之間孔宮之鐘鼓無恙闕里之
楸檀猶存也漁陽上谷耿弇吳漢中興勲業所由起也蔣
子驅車其間慨然必有所得矣於其歸跪而問之

贈張月鹿序

甬東張子月鹿之所居名曰湖東賀知章所乞鑑湖一曲

處也張子好三式之學長游江淮間其於湖也未能朝狎
而夕處爲焉顧自名湖東釣隱四方之士以詩文贈之者
至數十百人或聞而疑之余笑曰是安足疑哉子不聞臧
丈人之釣乎文王觀于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夫其釣莫釣而謂之釣則其非釣
而謂之釣也奚疑且賢人君子之隱于世常托一物以爲
之名也其意之寄焉而已不得其意之奇則君平之卜伯
休之藥朱百年之樵若沈麟士之織簾蘇翁之捆屨以至
成都賣漿之流必介介焉而分之苟得其意之寄安見卜
之不可名以藥而樵若織簾之不可名以捆屨賣漿耶譬

之秦越人之醫也過邯鄲爲帶下醫過雒陽爲耳目痺醫
入咸陽爲小兒醫同一醫也名已數移矣然則張子今日
端居一室之中推氣測數或告我曰是蓋張子之倚白石
臨清淵下睨鱸鮪魴鯉也余欣然應之雖然張子亦嘗聞
任氏之風俗耶任氏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
得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測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張子端坐一室之中推氣測數
有過問者逆而得之振袂而起曰幸甚今日獲是魚也其
尚向余告焉

送侯子遊燕序

秋風凜冽百艸具腓侯子將別我而適燕作而嘆曰嗟乎
侯子奈何去我而北乎侯子而北也吾知天下致猜於侯
子者相踵也狀侯子立志甚悲嘗跳於廡陰之間屏人而
與我語甚切至嗚呼侯子信義人也豈有惑於進退者哉
狀吾聞之入深山翳茂谷雜于貞松蒼柏之間者其人
不期寧靜寧靜至焉若驅車而遊五都之市左木難右火齊
甚設也復鳴璫垂紳於建章宮闕之下前列八駟後擁雙
戟則富貴之心亦不期而油狀生矣誰能酌貪泉而厲潔
操哉侯子其思之矣昔曹操將征烏桓諸將皆諫獨郭嘉
說之行旣破蹋頓斬尚廙師還科問前諫者諸將皆懼操

悉厚賞之語曰孤前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也顧不可為常諸君之諫是萬全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也朕則吾願侯子以今日之行當郭嘉之說而使致猜者蒙諸將之賞也於其行飲之以酒復作詩歌以送之

送呼德下遊秦序

歲維癸卯仲春之月呼子德下擔簋躡屨而遠游於秦客過而問葛子曰呼子之是行也將踐土食毛而宦游於秦耶則應之曰非也又問曰呼子將服牛乘馬以鬻財於秦耶其若端木賜耶復應之曰非也朕則呼子之宗族姻婭宦於秦而呼子飾車騎通干謁如游閒公子之為耶則應

之曰非也客不得問而去而世之所深知呼子者則曰呼子之先蓋秦人也呼之後尚有傳人呼子之往謀合族焉其知呼子之深者則曰終南泰華之間有異人焉不衣不食吸風飲露呼子聞而悅之千里造請與聞至道二說者余竊謂不朕夫呼之先即為秦人朕自秦入吳至于今不知幾千百年矣夫族之分至於幾千百年之久即命曰塗之人其可也如謂其初固一人之身則今者十姓百族之子溯而上之其誰非三皇之苗裔與五帝之子孫哉若夫所謂異人之道則神仙之學也神仙之學余嘗得而聞之其言簡至其意弘通則所傳老子莊子之書是已勤而行

之勿躁勿怠則沒身不殆之學不難致也彼申之以盟誓而要之以鬼神者其事秘狀其道偏曲而不該呼子將何從焉或曰狀則呼子之游也何居余曰呼子古之所謂志士也而至於今窮愁失意之人也夫所謂志士知不局一圉能不囿一鄉其人每好高舉博覽以肆其志而窮愁失意之人其心恒抑鬱而不解非之子通達游于大都放于窮岩絕壑以順適其情則必有幽憂放廢之疾呼子之游庶乎善自寬也或曰有進乎曰有進焉古之君子其游也非獨游觀之好也嘗挈狀深思而遠望焉必夷狀而有得焉吾聞呼子之是役也將自泝入秦自秦歷楚浮江漢而

歸也夫登終南太華之高而思德惟鉅式之者衆見黃河江漢之大且深而知物之恃源而往者爲無窮也觀書帝王之宮闕園陵淪于廢莽蕩爲輕塵而歎物無盛而不衰而在外者之不足據過襄陽者舊之里慨然想見司馬諸葛之爲人而知昔之賢人君子至于今猶在也是則呼子之游也

送葉子就選序

今天下之人吾知之矣其人稍足以自異則必以賢豪君子自命而人之譽之亦必以賢豪君子命其人夫孰知古之所謂賢豪君子者必有歆然不足之懷必有退然不敢

自任之色而豈翹焉傑焉之謂哉吾友葉子其心薰然其
慈厚材之所及沛乎其有餘古之所謂賢豪君子庶幾近
之今出而服官有日貽書告別自數其過甚切而求一言
之益夫葉子自數其過大抵以爲平居有露才揚已之色
洩事每踈而易漏雖有爲善之志而持之不力三者以爲
大病也夫葉子之言姑置弗道若吾鄉之人情吾得而見
之矣凡一利一弊之宜興且革必曰吾于葉氏乎是望朝
布一事美而善則曰維葉氏其庶幾夫人之情尸而祝之
若此葉子顧不自喜而兢兢焉日維過之是求較今之人
度量相越爲何如哉昔孔子聖人也而歎見過內訟之少

然則人能內訟卽入于聖賢不遠吾又何以益葉子雖然
猶竊有進焉蓋我讀史而嘗怪漢元帝之爲君也彼未嘗
不知蕭傅之賢與弘石之奸也卒之賢蕭傅而不能進惡
弘石而不能退徒倒授奸人以柄以來殺吾賢傅之歎而
已故天下之事不患其不明也患不盡明之量而圖之不
力也圖之不力則猶之不明維學亦然不患其見過之鮮
也患其見過而不早爲之所譬之農夫之治田也知莠之
害苗也斬之刈之去其滋蔓而毋使蘊隆焉而已然則求
其中心之過而斬之刈之去其滋蔓而毋使蘊隆焉亦葉
子之事已吾嘗從事于姚江之學而得其所謂知行之說

也夫所謂知之者必其行之盡者也行之未盡吾不咎行而咎知故嘗喻之于烏喙烏喙者物之至毒者也畏而避之寧啻徹屣今有人焉引而甘之未厭于口而足以喪于身矣而猶號于人曰吾知烏喙吾知烏喙有是理哉葉子其思之矣余江湖之散人也近遭大故妻子之累不足以繫其心行且抱犢入山以遊于廣漠無人之鄉而葉子服官方始未知歸田之日則相見未有期也感葉子之言而書此爲贈昔人云何以處我亦願葉子報之以一言

送準彌開士歸闕序

常讀佛氏之經曰無智亦無得又曰說法者無法可說然

則道旣不立法亦無有廓然洞然不可究測寧有種種利益設施之事哉今之禪者則不然其中之所有吾已不得知之矣徒好區別梵刹之巨細金銀之多寡徒侶之盛衰其勝者隱然有自得之色如齊晉之狎主會盟而不及者亦歎息羨慕若刖莒之服屬于大國而莫之誰何而不知其交相失也譬之埴井之鼃跳梁井幹之上固不足言矣澗溪沼沚之間有游魚焉矜其浩博而誇其汗漫豈知中國之外環以瀛海蓋能浴日月而藏蛟龍哉以予論之四十年前宗風旣衰其道主創二三尊宿制其榛荆而合之四達之遠誠不惜大聲而疾呼之不如是不足以一區

宇而定宗主今則其道盛矣盛矣而寔凌夷所自始其徒
繁矣繁矣而深有真偽莫辨之懼有志之士適生其間柰
何不思所以救之哉或曰救之之道柰何曰無難也亦曰
大居正而已內之佛法知見驕心態色既已蕩滅無餘而
外之榮辱毀譽得喪之至復漠然不足以動其心苞乎其
若無知也確乎其不可拔也天子有所不能臣諸侯有所
不能友道之行爲天人師吾無愧焉道之不行退而伏處
于大山深巖之下歷數十年而莫之悔是故誅茆蓋首一
宿樹下而不知蘭若之峩峩也操瓢行乞饑餓不能出
戶而不羨山海之委輸也孤峰獨宿游行無侶而不異百
千之圍繞也譬之草木然蒲柳旣敗之餘松栢之質參天
而獨秀其誰不嘆服而景行哉是說也予曾告吾勝公而
不予非也準彌開士爲勝公法嗣告師之訃來游吾吳留
之山中數月見其好學深思憇而能文知其必與予言合
也會其歸復理緒言告之吾聞閩多隱君子且濟上之交
屬聚焉子歸而擇其可與言者出以視之苟非其人篋而
藏諸可也

黃蘊生進士文集序

君子之立身持世首重乎識而已其人有深沉之識者當
創制顯庸之代則出而建經國之大業退保其身有明哲

之頌焉若蕭何之買田宅張良之辟穀從赤松子游鄧禹
之令子弟各守一業賈復之闔門養重皆是也不幸而涉
亂世則鴻蜚鳳舉以游于絕跡無人之地昔之人如管寧
袁闕申屠蟠孫登蘇雲卿之屬其尤著也雖然號爲君子
而皆從事于全身遠害之術曾無履虎蹈冰之懼則大易
之繫龍可以無亢而龍逢比干將不得爲志士仁人與余
謂君子之處世惟其時之所值而已或尤不幸而當戎壘
在郊自顧甚重既不屑辱于奴隸之手况世當改革之運
身爲指目之人試處其間不能惋慷赴義以盡全歸之道
吾恐進退維谷不免若濡之愠也蓋余自少壯以至于今

所見名流盛族自謂篤忠貞而食舊德者衆矣一旦身列
啓事流涕登車遂至一跌不振爲世嘆息者何可勝數由
斯以觀申酉之間蘊生黃先生從容引決于城南僧舍者
抑何幾先而見審也或曰然則所謂至人無死地者何與
曰所謂至人無死地者言死生患難曾不足以入其胷中
故能履患難若康莊而視死生如旦暮而非果不死之謂
也夫之生而生之生而歿之非也之死而歿之死而生之
非也譬之夏之日不忘御絺冬之日不忘挾纊君子之于
生死如冬夏之各安其絺纊而已何容心焉陸子翼王近
出先生遺集貽余讀之先生之文諸體咸備而其志之所

存尤在論史諸篇余觀其肝衡千載之間益嘆其幾先而見審也先生之識稽古之力也陸子曰甚哉子之知吾夫子也夫子平日常以識自命子未得聞吾夫子之言也何其知夫子之深也幸爲吾序其文遂次第其語歸之陸子陸子少壯而棄諸生今帶經而荷鋤于野倘亦所謂識時務者歟

歸元恭文集序

吾友歸子元恭少以氣自豪能飲酒工行草酒酣輿發輒引筆疾書或醉罵其坐人中歲頻更患難負郭無一畝之田陋巷無懸磬之室遂至寄食于僧舍葢少挫矣而浩然

之氣不爲衰止一旦束其平生所著文閉之篋中曰吾庶幾聖人之所謂道者里中人士因大笑之曰此歸子之所謂狂也嗟乎是烏知歸子與所謂道者哉夫道者何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本于人心之所固有耳如明珠然光自照乘也如水然掘地而無弗得也而人每棄之而不自有此如投明珠于溷濁之中而揚塵沙以塞清冷之泉也若此者必有嗜欲以奪其中必有是非利害得喪以誘其外今歸子之爲人也不以饑寒改節不以患難易志不以窮通毀譽擾其靈臺其天全矣其本固矣以是而進求于道是猶駕四牡以歷于康莊之衢也而又何笑之有吾聞

象山先生有云陶潛李白杜甫推其心皆可入道豈非以其蟬蛻濁穢之中與沉鬱頓挫之氣可以庶幾也哉此孔子所以思狂狷而陳同甫亦以爲低頭拱手之人不足與談性命也雖然吾常聞歸子之言矣曰南山有木不揉不足以成器也北山有金不鎔不足以就純也于是端坐刻責日皇皇焉求所謂道者以幾于自得此其說原本于先儒余安敢非之然余嘗從事于姚江之學而有所聞矣竊以爲至近而易入也至顯而易見也不離乎日用飲食而精微罔間也非揉與鎔其可已而用力也則易如大將在軍中而指揮惟命如主伯坐于堂上而臧獲奔走于下也今歸子旣已從事于先儒之說矣其用力也勤矣一旦聞吾之說必有齟齬而不合者余雖欲告之安能強而告之哉因序其文而姑發端于此夫歸子之文蓋閉之篋中者也歸子曰吾少壯畢力于是不忍焚之而舞其灰子爲吾序而藏之并明吾悔之之意故余畧其文不道雖然試取而讀之所謂浩然之氣在也

邵得魯迷途集序

邵子得魯來自姚江出詩一編示余顏曰迷途蓋其繚緲中所作也余讀而嘆曰善哉邵子幾于道矣客曰何謂也余曰好色者奔走于燕歌趙舞之側好酒者頽放于酒鎗

人龍山人集 卷八
麴車之間好田獵者馳騁于車馬狐兔之場當其得意以爲天下之至樂莫余若也有告之者曰若且搖爾精若且戕爾命則必怫然怒何則彼固忘其是之迷是以馳騫而不返也夫溺于酒色田獵者且如是若邵子之陷于縲紲也蓋其志行之卓卓也而邵子曰此吾塗之迷焉爾邵子不幾于道乎客曰何謂也余曰子亦知所謂道耶夫道者空洞而無物四達而無倚非有一端焉可執而命之名也其大也可以無所不有而卒歸之無何有故美與惡皆不敢入而冒其名譬之于天不獨疾風暴雨之非天也輕雲朱霞不得目之爲天譬之于地不獨枳棘灌莽之非地也

玉樹芝蘭不得目之爲地然人每棄其所惡而寶其所美今夫天下不愛糞土而愛粟帛不愛瓦礫而愛金玉若是者何哉以爲所寶之在是也是故酒色田獵之累其累易去而志行之美其累難除非志行之爲道害也一有留滯焉其爲害道也大矣今邵子曰此吾途之迷焉爾競競然有驕心矜氣之懼焉在易所謂洗心退藏于密者耶如是而邵子不幾于道與邵子生于姚江姚江陽明先生之所產也其遺烈猶在邵子少年好學今方踰壯耳參扣于尊師宿儒之間幾二十年宜其聞道之先于吾也深山落木獨居無事試取余言而繹之邵子必有以告吾矣若夫辭

章之美得邵子之緒焉故不道也

侯研德文集序

往者與上谷兄弟交也江左文事于斯爲盛每賓朋醺集上谷兄弟高冠長袖翩然至止座中皆屬目下之以爲王謝崔盧莫以過也然裁量人品以澄清自任者幾道與研德尤甚每得一士未嘗不走相告也聞一敗類未嘗不走相戒也憶卯辰之間一士人飾行牘問世名甚高退考其人內行弗善也幾道慨然移書曰奈何使薰蕕同器哉當與子割席謝之耳今其人儼然在先生長者之列而豈知固吾黨昔所棄置勿道者哉世道凌夷清濁混淆良足悲

夫幾道與雲俱智含皆抗志以死而研德與記原獨存記原高臥海濱優游卒歲研德爲同人所推挽捧珠盤王敦以從事南皮之集北海之宴必研德在焉以爲無車公不樂也故二十年來研德名益著顧研德挹挹如不勝曰吾家祖父篤忠貞食舊德如東京楊氏江左袁氏蓋章章也後之人則亦耕于寬衍寂寞之濱以老耳安能與時爭上下哉故頽然自廢沉湛于性命之學而以餘力放于詩文讀之者嘆其昌明和雅抑揚變化如建洪鐘而考巨鼓也嗟乎研德以彼其才使得召見殿上給事金門賜筆札問故事則必能鼓吹休明敷陳治道爲已務遭逢不偶鬱鬱

居此時耶命耶昔之論文者謂窮而益工數百年來奉爲定論余獨謂不然所謂窮而益工者特爭能于詞句之間耳考其音節恒如候虫之徐鳴與寒蟬之相應于大雅之林弗類也賢人君子手握樞機而心通造化其放于文也有時暄然如陽春之入座而非以爲通也有時凄然如秋風之着物而非以爲窮也蓋窮通者時耳而豈變通四時者之爲哉然吾觀管之人其身致福澤者其言必博大而祥和其窮愁不聊者其言必抑鬱而偏側蓋言者心聲也罔或弗應研得困窮益甚而發爲文章炳炳朗朗論者以爲異於山澤之瘠何耶夫古之高士恒不一轍如所

傳抱石採薇之倫毋論已若戴仲若不入王門天子爲給聲伎一部何子皙棲志宵冥而以巾褐入華林園陶通明身隱華陽二宮貴要參候相繼韋敬遠不受辟命而人主日致河東之酒以彼風采彰著豈非公卿大夫瞻望弗及者哉今研德身日退而名日高吾知其必有合也于其言驗之矣

諸史異同序

古今之事同耶異耶以爲同則舟之必不可名以車而櫪之必不可指以杙較然之分不能移也以爲異則斲輪甘苦何與於學輪扁以悟讀書海水波濤何與于律樂成連

以得琴理解牛何與於懸解而文惠喟然于養生劒舞蛇
鬪何與於點畫而咎人遂會書法是知君子之學在善握
其機而已得其機之所在朝之所同俄而異焉而適得其
所以同夕之所異俄而同焉而適得其所以異同異之數
如環之無端而吾無心焉吾于其間逍遙容與而已是故
孫臏滅竈以取勝也虞詡得之則以增竈晉武取吳貴在
獨斷而劉裕覆楚善在用衆司馬懿之伐上庸也以速戰
勝而其拔遼東又在持久所謂運用之妙存於一心豈果
有成法焉令人尸而祝之哉後之庸夫孺子大惑不解沾
沾焉得一說而守之而得喪之勢遂已判然故火牛一也

田單之所以興秀州賊之所以滅也半渡擊人一也周本
由之以得馮延魯由之以失也滅此而後朝食一也韓信
以此而勝趙染以此而敗也緩敵致降一也荀吳用之則
是諸葛恪用之則非也豈非成敗利鈍本無定轍柰何執
一說焉而求之耶後之學者有率由舊章之意無神明變
化之材則譬之不龜手之藥或用之以封侯而或不免于
饑寒又譬之趙括之讀父書也卽其母且知其敗亡矣雖
然泥古固無益而謂後人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以是爲
成算在胷若者無庸也則欲學秦越人之術而取軒轅岐
伯之言屏之不知日望望然向人而進以烏喙豨苓有不

國朝山人集 卷八
至于殺人者耶諸史具在學者從事焉而善得其異同而
已余方閉戶學道竊有窺于此卽以爲映碧李先生諸史
異同序而并質之先生以爲何如也余讀先生此書集衆
思廣衆益益人神智夫豈眇小而豈徒資譚助矜篆刻云
爾哉

禮記集說辨疑序

老氏有言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
後禮甚矣禮之爲天下詬厲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
復禮爲仁則以禮爲道之本而學之首若是者何哉蓋老
氏者言其狃而孔子者言其精也言其狃則以爲導華而

啓僞言其精是固天地之中而民由之以納於軌物者也
然所謂精者非遺狃而得其精遺狃而得其精雖底於幽
微眇忽之域而反有偏而不該之患而吾所謂精者卽狃
而精已具焉蓋無之而不狃卽無之而不精也所以孔子
之言復禮而仍歸于視聽言動之間以爲離視聽言動則
禮之微者亦無由寄焉爾今夫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
車之用雖然舍轂亦無以爲車也鑿戶以爲牖當其無有
室之用雖然舍牖亦無以爲室也吾觀簪之聖人端居一
室之中心撫四海之外大之禮樂郊廟明堂井田之制小
之網罟耒耜車馬舟楫棺槨之具無不犁然而具備此豈

好事而強爲之所哉運其神明之所之而群以爲至當而不可易耳然流傳旣久放失爲甚焉而過俛焉而不及以不協于聖人之中者何多也蓋自三禮之書雜出於漢儒之手已有駁而不醇之弊而况後之儒者援引証據能無失當耶此吾友翼王陸氏辨疑所由作也陸氏于六經皆有論著而尤精于禮家之言余嘗受而讀之見其博採羣儒遍搜舊聞以考其同異雖至一言一器之微無不通其條貫而歸之折衷其協之于聖人之所云中者吾未敢謂一之無間要之離焉者已寡也嗟乎議禮之家几若聚訟或破碎支離不合大道或專已守殘好自封殖故其說

嘗爲通儒之所不屑然吾觀漢室之興重專門之學相傳爲某氏之易某氏之書某氏之詩禮春秋至立博士于學宮而博士弟子多以通經而至大官者朝廷有政事得令傳經義以對而天子有時從而親問其師甚矣經術之未亡也然則他日相傳大江以南滄海之濱有師焉橫經論道有弟子焉著書滿家彬彬然守一先生之說將以斷國是而定群疑如雋不疑之治春秋者其在陸氏之儒也夫

柴集勳文集序

文章之道才與法二者而已才者本之天者也譬之於木則豫章榎楠之材百仞而後有枝干重霄而直上也譬之

于馬則騏驥駉耳之流隅目肉駿腕促蹄高而後能瞬息千里也若法則本之人而已雖有嘉木必引之繩之附之削之而後可以登明堂而任柱石也雖有良駟必燒之剔之連以羈轡編以阜棧而後可以入天關而稱渥注也然二者蓋不可偏廢才矣而非法是輪困離奇之材與蹄齧泛駑之馬也法矣而非才是取滿液之木而丹漆之取駑駘之馬而拂拭之曰吾將超崑崙而轟雲日不亦相視而一笑哉雖然是二者終不能畢備于一人之身則將安取曰維其才蓋法可以貌襲而才不可以強致也故曰維其才也由斯以觀吾友柴子之文其才殆未有過之者也柴

子爲人濶達而英博故放而爲文辭適如其人而又好讀國策韓非史記及昌黎眉山之書悉能竭其菁華而通其條貫余嘗取其文讀之如履巉巖登大山觀日月之出入與風雲之舒卷也如駕巨舟以臨渤海矚馮夷之宮而觀蛟龍之鬪也夫柴子之文非法所不具也以其縱橫浩大變化馳驟之不可端倪人從而眩焉而不得其法之所寓爾雖然是時柴子年甚少其死也甫踰壯耳使至于今日涉歷旣久則斂華就寔而心逾以小年老歲徂則矜氣漸弛而神逾以堅反其濶達英博之材而歸之澹泊寧靜之中豈獨文章小道爲日益哉昔者孔子之于顏淵曰吾見

其進也而匠石之于郢人謂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
余則猶是也其能勿反復痛悼之靡已哉

陰符經註序

楊子一雲今世之畸人也避仇隱於山中垂二十年平生
不喜儒家及天竺古先生之書而獨好道術余嘗會三教
之理而一之以告于君君未之信也一日以其所註陰符
經示余命爲之序余受而未敢卒業而先以所得復之君
夫陰符世以爲兵家者流或以爲養生家言余讀其火生
于木禍發必尅之語而喟然曰噫此聖人窮理盡性之書
也蓋言火生于木而害木者必火猶之情出於性而害性

者必情也余嘗晝步于庭山川鬱然草木翳映犁然有當
於中也俄焉而玄雲台俄爲而雷霆作于是風雨馳驟而
百物縱橫蓋怵余口而駭余心者不知其幾矣少時風雨
既弛向之山川艸木鬱然翳映猶之故也雖然其間之發
砂石拔樹屋不已厲人情之亂性也何獨不然當其天游
未鑿夜氣猶存熙熙怡怡如登春臺如入華胥天下之樂
未有過於此也忽然利欲動于中而喜怒應於外一以爲
槐火一以爲寒冰葦葭萑葦四潰而出其爲害可勝道哉
迨夫意解而氣平所謂熙熙怡怡者如故也然而內則戕
其生傷其性放而之于亡國喪家者必基于此矣夫壞木

者必蠹而非蠹木先壞也敗醯者必蠖而非蠖醯先敗也故曰疾走以避影不如處蔭而自息而吉凶悔吝生乎動也人能執其樞而循其要不亦易簡而理得耶以此復于君試合之儒家及天竺古先生之言異耶同耶以此序君之書其可耶

密齋詩稿序

十年以來土室獨居海內舊交有戒車徒過從者輒謝弗通里中人士亦罕覩其面偶行游市中見衣冠來者甚都對之茫然不識爲誰仙也近乃得與馬子殿聞通縞紵之好馬子爲人無矜心無躁容卽之溫然叩其言泠泠然仁

厚長者也因取其詩讀之清越而安詳和厚而緻密不斤斤于古人而矩度秩如皆中繩尺無不似馬子之爲人也嗟乎聲音之道不卽於人心久矣其人本猛厲而粗起也而好爲溫厚和平之言其人本溪刻而多數也而好爲舒徐紆折之言其人本奔競而雜沓也而好爲清虛縹緲之言以至山林之人樂纓黻之榮則強學壯麗市朝之客聞丘壑之美則變爲淒清蓋人之好僞也非一端而其兆并發於聲詩若馬子者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與憶十七八歲時與馬子之兄漢翔交花朝月夕文酒歡醺未嘗不相過從也未幾漢翔舉孝廉又未幾登進士稱貴人而

予獨困於蓬蒿之間深自蔽匿遂不獲時通笑語今乃復
與馬子道殷勤如此追思遊于馬氏兄弟之間已二十餘
年而予亦且老矣其間盛衰興廢之事亦多慨然有足
悲者然則今執筆而序馬子之詩殆有合於騷人之意耶
葵園集序

士君子生於亂世非肥遯於山澤之間則委蛇達節依隱
玩世者有之矣若夫居不離乎郊垆而人之望之超然燕
處如棲山隱谷形神並遠者則吾友呼子德下其人也呼
子少孤貧不能具饘粥日飲清水數合自給獨刻厲好學
夏月讀書輒納足甕中以避蚊蚋其艱難蓋如斯也壯而

有聲諸生間思一得當於有司不意旋遭世故隱居自娛
其素尚又如斯也至於今衡門不掩蓬蒿沒徑呼子日荷
鋤其間悠然甚樂入其室生徒數人詩書弦誦之聲達於
戶外其安貧守道又如斯也故發而爲詩清真絕俗寄托
高遠如鶴唳空中鸞嘯嶺際非近世詩人比也雖然間嘗
於燈殘月落之時與呼子縱談世事其於兵農禮樂風厲
末俗出入邪正之故未嘗不奮然有意乎其間或曰呼子
殆非絕意人間世者及與之游於野僧退士之中軍持漉
囊茗椀藥壚輒相對竟日客或以世間浮名動之漠然無
所省也或曰呼子其幾於道者耶嗚呼人必有所挾持而

後足重於天下無所挾持而有高於一世之名是牂羊之質而冒以猛虎之皮也嘗試與呼子追思數十年之中公侯將相其爲烟消雲滅者幾何矣其道也猶之一呷也而復憤懣以致其不平此與隴上之夫輟耕太息者何異哉合二者以觀呼子呼子之所得遠矣故予序其詩而輒及之欲使世之知呼子者不徒以詩也

錢子詩序

梁谿錢子今之隱君子也與僕定交幾及二紀爲人負志節磊落自命故放爲文詞多鬱積沉壯慷慨激楚之響然高植之草罹霜易早驚湍之舟觸岸善敗故憂之者以爲

挾斯術以游于世錢子且大困未幾果中于飛文三木琅璫毒楚脩至蓋懂而獲免于悠悠之徒或起而尤之曰葵能衛其足木以不才全其年彼草木猶自保也錢子涉乎末流以身試不測之淵意者未聞大雅明哲之風乎爲此言者僕竊非之今夫聖賢處世豈與蠅營狗苟者同所趨哉上者通乎性命之理參萬歲而成純至著也次亦敦厲名節特立獨行使百年之後聞者太息生氣猶在斯足貴耳卽以梁谿近事言之三十年之內天下景附者必曰高忠憲顧端文兩先生十年之內士類倚賴者必曰馬文忠華吏部兩先生端文生在成平天下無事故得考終牖

下今讀其書如與太原相公論列諸事分別黑白立意較然使當忠憲之日未有不同止水之游者也忠憲文忠吏部或在闔豎之時或處改革之際潔身長逝志不可奪何其烈也彼三先生者豈真輕生就死好爲詭行者乎義之所在無憾而後卽安如暑者之宜于葛而寒者之宜于纊也時節有異而服御隨之矣何容心哉而與四先生同時者其骨未朽其名已沒百年之後輕塵寒烟與爲飄散而已不亦悲乎挾是以觀錢子雖爲流俗所怪其爲四先生所許無疑也錢子又何求焉錢子有詩一卷畱以眎僕使爲之序所謂鬱積沉壯慷慨激楚之音也然窺豹之一斑者不若舉其全體實鳳之片羽不若美其衆苞也故不具論論其大節報之嗟乎僕少無鄉曲之譽長有狂生之目獨立寡和較錢子蓋甚焉衆夢所蔽殆未知其所窮也將若之何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僕願與錢子同游建德之鄉矣

靜觀堂詩稿序

十年之前馬子刻其近詩而問序于予時馬子年甚少以明經獲上選意氣風發視一第猶俯而拾也更十年而向之同學二三子多取高第以去馬子獨棲遲故里回翔如故客歲歷日觀涉淮泗徘徊於金焦北固之間賦詩數章

傳示同志擣詞宛轉寄調淒惻噫馬子其蓋有所感耶予謂馬子雖不遇然詩日老學殖日益交游日進客之過吳門者以不交馬子爲耻四方之士論人倫領袖者未嘗不進而推馬子也馬子固已嗇于彼而豐于此矣維時夏月蟬聲在林柳陰蔭屋于是酌酒而告曰子無用憂也夫人當求進無已之日見世之冠蓋翕集者輒自嘆不如及開窗靜夜退而自思未嘗不幸其所得之多也今試與子追述十年之中其有初佩葱衡旋奉繁劍者耶其亦有朝入承明暮歸詔獄者耶其有出入著作之林而合浦珠崖飄零遷謫者耶蓋有咏出塞之篇悲玉關之遠求其乘欸段游下澤追弋釣友雞豚而不得者以視吾子今日碧簾圍棋長林縱酒悠游賦詩蕭然永日者其所得孰多也又何以不遇爲憂也

咸子湖山草序

余少不善作詩錢子方明者其祖父卽好爲詩因勸余同作故余十八九歲時卽有詩數百首旣自以不工弃去汎瀾于古今如此者十年及壯投筆謝諸生獨后無事時有所感徃徃復發于詩每登山臨水欣然有會又徃徃發于詩故詩之數遂多于昔而不工如故也咸子大咸少卽好爲詩顧業此不衰不若予之作而復廢獨好壯遊上窮燕

臨晉山人集 卷八
趙下探吳越往返數千里見名山大川以百數又不若余
之所謂登臨者近不出百里內夫業以專而益精而復多
深濶絕壑古松惟石以助其氣宜咸子詩久而益工也咸
子生豐沛之間其地為古今帝王豪傑所聚吾聞其風類
鬱積而磅礴其人類英偉而曠達宜發之于音必有激昂
慷慨蕭騷不平之致今讀咸子湖山草清幽雋遠似深山
道流吐納烟霞之表又似學士大夫坐幽牕憑曲几流連
文魚香草間者嘻何其異也咸子抱俊才不徒以詩顯即
以詩顯吾知自此以往日多日工而令人不可測也于其
來問序書以貽之

經鋤堂詩集序

九來方童子時賦詩即驚其長老年十七八薄遊桐廬渡
錢塘登嚴灘跋涉山川浩然興懷歸而出其詩數百首引
商刻羽含金吐玉居然一時作者也吳門林若撫詞塲者
艾少時及見湯臨川義仍相與酬唱過崑山見九來詩為
之歎伏連床刻燭窮日竟夜卒之氣盡而止蓋九來自少
時詩名已滿吳中矣十餘年來以試事三至金陵同行諸
生簡練揣摩期得一當九來視之若無有也方上雨花臺
問桃葉渡弔晉代之衣冠悲故宮之花草每得詩盈帙歸
示同志九來天才橫溢文采爛然他人嘔心着地慘澹得

之者九來出之蕭然故縱筆所至絡繹奔赴如群潦之歸
壑紛然以解若秋風之着木蓋他人之所造者人而九來
之所遇者天也用人者勞而鮮成用天者逸而易工其爲
道寧獨詩云爾乎九來所賦詩度已踰尺不能盡刻也刻
其一二行世而問序于余余爲綜其大畧報之旣而慨然
告曰吾子之辱交于余也子之兄水修寔先之時余之年
二十有五六矣子之兄視余十年以長吾子則少余十餘
年也俯仰歲月爲時幾何子之兄捐骨中野者幾二十年
余以流離世故亦抱白首無成之恨蓋年之壯者旣已死
少者復已老卽吾子亦成壯夫視余交子之歲齒已加長
矣然則身世無常之感譬之駒馳電激良足悲也而吾黨
所以垂令名留不朽者豈徒彫虫篆刻爲足矜乎九來爲
人虛懷尙往樂善不倦聞斯言也必有喟然而興者矣

王氏世譜序

長洲王君賓之宜甫兄弟來告曰吾王氏之始祖蓋山西
太原人也官都尉事宋欽宗南渡後隨駕來此因居平江
府其後宋亡吾祖隱居不仕耕讀世其家至明一統五世
孫處士偕其配張有田三千畝以貲雄里中處士生海海
生五子曰浩洪淮淇潏自是以後譜牒始有考焉今將輯
之以遺後之人君爲我序之嗟乎蓋譜牒失而殘缺者何

衆也自都尉君已不能考其名字矣宋自南渡以至于亡
中間一百五十餘年則王君之所謂隱居不仕者非都尉
之身蓋亦都尉之幾世孫矣元之有天下八十餘年而所
謂處士君者亦已逸其名字然謂爲五世孫當自其祖之
隱居不仕者歷數之以至五耶不然若以都尉君南渡之
日計之遙遙二百四五十年中而謂逮茲五世無是理也
今世有及身之存而得見其曾玄者大都不過百年間事
則自都尉以至處士君其間不可考者固已數世矣窺王
君之意以其先人處易姓之時高不仕之節以至累代欲
余一言以發其幽光余不知王氏適逢凌夷之運以至此

耶抑以簪纓之後不忘故國寧辱在泥塗以至此耶嗟乎
改革之際公卿世族樹立尤難何則側目衆而法網加密
也以予所覩記能全其一身者鮮矣况及子孫乎王氏之
先人果能不忘舊德以克臻此不獨潛德之光于今宜耀
亦以見前代寬大之政令人樂恬退而忘躁進也余常于
春日訪君君方率其子弟上冢因邀余過其墓道墓在九
龍山下堂斧窈窕松楸植然果數百年物也是纍纍者殆
都尉以下之所藏耶以王氏之世有隱德其子孫宜有顯
者何以至于今未之聞也雖然吾見崛起之家一時富貴
赫奕足以震驚道路不及百年問其子孫丘壠有茫然不

以有是堂卽所謂知畏堂也是時先生好講學率其門人子弟修明濂洛之旨於其中而同時有史徵君子虛先生者發揮陽明先生之說于姚江之上余聞其風而悅之操書幣迎以來蓋余嘗率崑之人士以從史先生以就教于先生先生亦率婁之人士以就教于史先生蓋登是堂而揖讓講習者數焉未幾當申酉之間先生抱經奔竄而堂之前蓬蒿雜植矣余嘗啓其鏞而登之野竹叢生于几席之間翳映一室蓋不勝室邇人遐之歎又未幾先生亾迨今二十餘年是堂之撤而遷之者又不知誰氏也再一過之徒見白楊數樹曲池瀰渺復其野田之舊而已嗟乎四

十年之中而聚散興亡之不可測一至此哉知畏堂集若干卷先生手削以授之梓人其缺于編次者一二卷耳今歷時旣久漸有腐脫之患余從其家取而綴輯成書以行于世遂得而序之蓋近世學士之文其失有二或好爲壯麗之詞而不澤于仁義則摘詞雖工懼根本之未沃也或喜爲微眇之音而不合于風雅則命意雖馴恐蕪蔓之未除也先生之文原本道德發明忠孝內無慙于羣典外有佐于經國旣異于雕蟲篆刻之家而又好加組練蓋常激之欲其清揚之欲其明追之琢之以期其溫且平故讀之者如遇貞臣如逢莊士如入明堂而聽笙鏞之節如遊辟

雍而觀升降之容信哉足以扶大雅而訓人倫也余因是
伏而三嘆焉至是而先生之故舊門人零落且盡矣然藏
于深山之中隱于大澤之間者冀尚有人焉試取是集而
讀之吾知必有泫然流涕如余者也

呼氏世譜序

呼子著其家之世譜成出以示僕而俾叙之僕伏讀而三
嘆焉曰嗟乎呼子自其家孤兒公之從金陵市書以歸也
日夜望其後之人以是張大其家曷常須臾忘之哉歷四
傳而始得呼子有聲諸生間冀得一當以毋失前人之遺
緒乃卒棄去而隱于孤邨斷岸之中嗟乎呼子殆非人情

與雖然僕因是識呼子所見之遠也今夫陋巷之子十室
之邑懷筆載牘以托名于肄業之間者孰不欲揚聲通衢
以取當世之顯榮哉然得不得未可知之數也其得者未
必其材或材矣而終身褐衣蔬食不厭也使呼子果逐逐
焉取悅當世以求一日之榮其果得之耶不得耶未可知
也蓋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且呼子之爲人貌疎野性孤
直使其一旦得志出入殿陛之間議論可否必有與世抵
牾而不合者焉知不以是賈禍也然則使呼子今日隱于
孤邨斷岸之中忽焉以老天或者愛其人而厚其福耶塞
翁之失馬也塞翁之所以得也呼子其知之矣抑吾聞之

物無常貴遇少則貴物無常賤遇多則賤天下三歲一舉士至于今十舉士矣三歲之中其薦于鄉者約千人其登進士第者約三百人此三十年間約萬二三千人矣若者果其材耶果皆自致于卿相之尊耶以僕私計其脩短貴賤以至流離患難者蓋亦不知其幾也而士之懷仁抱義退處巖穴之中採薇食蕨怡然足老者豈直不欲與之絜長比類而已哉今夫天下之大萬里之遠僕不能盡知也獨以吾郡論之其志潔行芳者若爾人其含文懷藻者若爾人其才足以經世度務者若爾人度亦不過數十人而已合三者萃之一人之身則數人而已呼子者固所謂無

媿此數人之中者也呼子起于里閭之間克自振拔以置其身于數人之中其砥義立行豈一朝一夕之故斯爲貴重不已多乎或聞之而笑曰公等所謂善自寬者與夫士以身名俱泰爲上耳安能爲此谿刻自處哉公等所云萬二三千人者其脩短貴賤誠不可知然當其得意施及妻子潤及奴僕固常乘堅策肥氣揚揚也若公等今日婦子諱語僮僕竊罵以至執塗之人得而詬辱之矣竊以爲孤雛負塗之豕不若而何言之誇也嗟乎人顧行其心之所安與義之所在耳心所不安義所不在貴爲三公不願也心之所安義之所在雖刀鋸鼎鑊行且甘之况衡門泌水同

士之樂饑者耶不然謂原憲之踵決顏淵之瓢飲曾不若季氏之富趙孟之貴也斯亦闇于理矣且六經諸子之書豈徒爲當世詭遇云爾蓋將以明道德而訓忠孝也昔者孤兒公之從金陵市書以歸也焉知不以是風厲其子孫乎吾聞太夫人之言曰富貴命也汝行所志而已呼子勗之太夫人命之矣

王氏先像序

語云貴而不驕所以常守貴也富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吾吳中士大夫之族則不然高門巨室累代華胄者毋論已卽崛起之家一旦取科第則必前堂鐘鼓後房曼鬢金

玉犀象玩好罔不具以至羽鱗狸互之物泛沉醜盜之齊倡俳角觝之戲無不亞于上公貴族其自奉固已汰矣而其家之子弟姻婭蒼頭橫于里閭蹋門破柱勢無不至民亦重足累跡莫之誰何也然余再三過之曾幾何時而高臺累榭化爲曲池朱門夏屋移之他姓者亦都有焉獨瑯琊王氏之在崑婁間者皆能抑驕汰遠勢利恂恂閭閻比于萬石君之醇謹張相如之長者其家子弟游行里中無鮮衣怒馬之習無綺紈裙履之態不問姓氏見之者識其爲王家兒也蓋王氏自清河太守以孝友厚德起家至始興公後晉宋齊梁之間乘朱輪華轂者歷數十百人迄今

二千年來名公巨卿累代不乏皆以雅望素譽取重于時
豈非水源木本有以致之哉績水王子頃圖其近世先像
以示後人而令余發明其旨若此而余及交于王子之世
父平仲尊甫與游兩先生與游先生有重名于時一日之
中賓客之過從者駢咽也余常隨張儀曹南郭張翰林西
銘諸公後時一過之雖饌饋精潔而食不及數器雖獻酬
極驩而坐無絲竹絃管之音築室荒江間有日涉之樂不
過板扉素几而已望之者以高人勝流目之平仲先生雅
好經術挾策讀書里中推爲儒林耆艾不知其少而貴公
子長而名孝廉也而余近隱于青芝山中王子之世父聞

修先生墓道在焉先生官學憲稍尊顯矣而山中父老猶
能述先生讀書丙舍徒步往來布衣杖策見者不知其爲
貴人也蓋王氏兄弟同時素尚如此夫立于定哀以指隱
桓之日隱桓之日則遠矣故余畧其前世不道而爲述近
代風概尚有然者王氏子弟庶鑒茲哉

鮪齋集序

葉自文莊先生以來世有顯德至水部奉常兩公而益夫
兩公自其少年卽以詩名一時今其羣從子弟亦未有不
能詩者也每當風日清美嘉林脩竹間里之人士分韻賦
詩則必有葉氏兄弟與其間而子吉更能奮迅以達其材

所謂仲智火攻直逼伯仁僧彌才雋欲踰法護矣頃取其
觚齋詩讀之或沉鬱頓挫似杜工部或清真曠遠似孟襄
陽或典雅穩切似岑嘉州何其體非一名美無弗備也抑
余重有感者今夫蒼涼激楚秋歎窈眇之音此山林枯槁
之士所爲也迂拙勁直流爲憤世嫉俗之言此輕世肆志
者之所爲也子吉家世通顯年甚少久負才名其達於富
貴顯赫之途可引手致也讀其詩何以慷慨抑塞若有大
不平於中者何哉蓋嘗思之形迹之間不足以定人久矣
如徒以形迹論也則升沉顯晦如黑白之不可同也畧其
迹而求其所以然吾安知今之避世金馬門者其抑鬱無

聊與悲天憫人之槩不有深於山林枯槁與輕世肆志者
之所爲耶夫人必有所感激於中而後其自命不苟如徒
滑梯以取世榮而已幾何而不淪胥以敗也因其詩以求
其爲人吾於子吉蓋深信之後之人其以余爲知言哉

玉山偶集序

少年氣盛追逐朋好相期爲六逸八俊之遊三十以來漸
頽放矣每一室獨坐焚香鳴磬輒蕭然永日一二衲僧羽
士叩關求見聊一接之故人子弟非其親暱不欲見也一
日柴子子與出一編相示曰此吾同學止溪諸子之詩也
幸錫之一言余數辭不獲因取諸子詩而尋繹之嘆其取

境孤清摘詞和雅纏綿合志曲折赴情得于古風人之遺
則非世之詩人比也嗟乎詩至今日乃不忍言矣大抵工
爲形似之言而不取性情之真夫形似之言似是而非者
也今夫雁呼于大澤而鶴唳于九臯秋蟲之吟于堦砌蝸
鳩之鳴于榆枋物之大小聲之高下固殊也然出于機之
自然而緣于情之不能已彼此非有所慕而皆合乎其天
則非有異也故貞臣逸士羈人思婦之屬爲之徘徊焉躑
躑焉一唱三嘆俯仰增懷蓋彼以情感此以情應也若剪
綵爲華望之灼然然芳澤不流矣塗青黃于彝鼎非不爛
焉久之且敗矣優孟之爲孫叔敖也抵掌談笑儼然一孫

叔敖也然肖之愈甚去之益遠何則以其實則真優孟也
諸子年雖少然伏處衡茅有日矣其志困其遇窮故其喜
也不出于撫時玩物之言而其憂也不免有悲天憫人之
志所謂強笑者不歡強啼者不怨無有也合之詩人性情
之正蓋無愧焉而考詞鍊格炳炳琅琅庶幾哉有開元大
曆之思與雖然余竊有感焉昔子瞻致魯直書言王庠輩
奇士頗能文有致窮之具而又欲與子瞻魯直爲親則窮
未易瘳也今諸子好學能詩有致窮之具矣若予者憂愁
矢志豈直不敢于子瞻魯直並哉諸子猶欲進而定交焉
則其窮果未易瘳耶諸子其改絃易轍毋爲裘野之迷也

十室之邑必有所主百人之聚必有所宗凡物不可以無所統而爲之紀也推之一家何獨不然家之統其歸于屬之尊乎蓋歲時伏臘吉凶冠娶群子弟之唯諾奔走旣足以服其心一其志是故合其賢者而討其不率理固宜也乃事有不俱然者家之中俄有一貴者出焉其車馬赫奕衣服倩麗足以傾動其族之人則其親子弟之傲上無禮有時加于族之人而不卹而僮奴之炫煌道路亦皆有睥睨不屑之心于是族之尊者偕其幼者皆惴惴聽命之不暇而其統移之于其貴噫是何與前古之俗相遠也古之

俗教先而率謹毋論已一旦果有貴者出焉則羣切切焉視之譬之古社之樹其幹蔽牛其枝臨山高千仞而廣十圍則下之蔭映者無窮也是故有無恃以相通鰥寡恃以相恤不幸而患難恃以相援立之田有以贍其食樹之學有以述其良而後貴者始塞其敦睦之情而族之人知其果足以庇我也不然雖貴而不尊更幸而有賢者出焉不必其齒之隆爵之顯而其孝友忠謹若石奮父子高明亮愷若楊椿兄弟廉潔退讓若姜肱陽城則辱在泥塗之中班在曾元之列而其長者顯者欣羨之引重之曰此吾宗之良而羣倫之望也相與樹之風聲納于軌則而後羣子

弟勉于爲善而耻其不及嗟乎世道逾衰挾長挾貴之風復邈而後恣睢自用者出焉以狙詐爲智計以武斷爲公直以法律爲詩書以公庭爲苑囿以胥吏爲賓師其勢亦足鼓舞于一時而後群子弟亦從而化之先其獷暴旣及醇良而其下遂靡然嚮風矣嗚呼亦思先世之遺澤所自耶其母乃祖宗貞孝之德與忠厚創業之未墜而忍斬艾之耶何周覽天下比比然也吾爲此懼族譜略是以作焉蓋叙吾先世貞孝忠厚之所貽以至此庶後之人鑒流俗之失而無廢先人之業也雖然是書也吾私言之而誦習之云爾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吾敢輕視之人人乎哉

歲寒唱和集序

定齋陳子以所刻歲寒唱和集示余而命爲之序余讀而歎曰嗟夫孔子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然春風駘蕩景物移人昔之所謂松栢之茂不化爲桃李之妍者鮮矣或植根旣固而霜雪足以搖其本風日足以瘁其質向之見爲蒼然鬱然者未幾過之且爲枯木朽株焉烏覩所謂歲寒之松栢乎是以昔之君子其志旣足以自持必有學以輔之志不能自持則自視必卑自視旣卑則逐物必移其好遷也如鳩之遇秋橘之渡淮也若志立而不

益之以學則其爲人恒狷介而多懟夫旣貧賤拂鬱以窮
其外而復加之以易懟之性我虞其敏于自賊而中道夭
折也今集中諸君子余得而交之知其不爲鳩也橘也然
我又安能保其不以易懟之性處于貧賤拂鬱之間聊志
以自命學以輔之得喪若一遯世无悶義在潛龍之初九
乎是余所望于歲寒諸君子也

吾谷詩序

游吾谷六日深澗絕壑屐齒殆遍歸計詩二十餘首皆與
葉子九來同賦因會爲一冊觀之繼而嘆曰嗟夫遇物興
悲不信然乎蓋予于虞山得數過交其間賢豪至多最先

莫如方明錢君最後莫如幼于陸君相得驩甚亦未有踰
二君者也憶歲丙子方明邀予入致道觀觀古檜弔昭明
讀書臺拜子游墓尋破龍桃源諸澗是時兩人年正少意
氣橫厲酒酣耳熱輒歌呼叫號山谷響應行道過之目爲
狂生兩人相視自若也無何方明化去予哭之哀幼于獨
能緝其遺稿托予叙而行之私念天雖奪我方明猶有幼
于在他年過虞山陸生爲作東道主嗚呼誰謂西臺一慟
遂至玉折也今來山中選石蔭樹多與兩君觴詠地能無
慨然且予此行志山水絕跡囂市未得一登幼于堂望帷
遙拜又未得呼方明之弱子穉弟握手道故予之遺恨寧

有窮乎或曰子棲心禪寂久獨不聞太上忘情乎何言之
纏綿也嘗試與子入長干登鍾阜歷燕趙之墟觀故宮闕
其爲太息悲悼曷有旣耶余謝曰幸哉之子教吾也然古
人有云發乎情止乎禮義過逆旅而出涕昔之聖人有行
之者子休矣

和衆聲詩小序

戊戌夏歸子客洞庭東山而余閉關于雙寂軒不相見也
七月歸子歸示余衆聲詩衆聲者風聲雷聲雨聲鐘聲梵
聲泉聲松聲琴聲鳥聲碁聲蟬聲矢聲笛聲蟲聲也風雷
及雨天之所施雖千里豈有異聲哉余居近市而有茂林

鳥與蟬交萃之秋蟲依砌候至則響與歸子無不同也家
負山而居每靜夜鐘聲出杳靄間西偏鄰小菴梵讚時至
明月清風輒有笛聲起于西南隅不知誰何是三者與歸
子又同也百日閉關謝客弗通然故人至則道之從間入
吳道人飲和善琴時抱琴向余彈陳子確菴好碁每與飲
和對奕聞落子丁丁然此歸子所云琴聲碁聲也惟茂松
清泉非深山大澤不能得而家無投壺具亦無善投者與
歸子異然余常好游游跡所至濯泉蔭松輒欣然會心過
友人家遇壺矢雜陳卽不工亦學弄移時咸能通其意因
遍和歸子之詩和畢告歸子曰此衆聲者皆天下之至清

者也惟閒者靜者知之躁者動者不知也吾見揮汗如雨之子必疾驅而過其旁亦有坐對移時眇不相接者矣抑余與子偷安旦夕故克娛心悅意以有是聲也江南諸郡風鶴載塗人心渙然一旦不戒是種種者皆少陵所云驚心濺淚之具余又懼與子之不克常有是聲也因相對憮然不語而罷

錫類編序

吾友勝公儒者也國變後薙髮爲僧將效南詢事葬其先人而後行因賦詩一章見志遠近緇素和之盈帙頃索余序之作而嘆曰勝公固忠孝人也不忘舊德翩然高逝忠

也惟是先人之遺骨未掩覆以坏土而行孝也客曰勝公蓋始于忠孝者也及其叩萬峰叅尋有得維忠與孝猶豹之一斑耳忠孝固足盡勝公乎余笑曰客之言所謂得其一未得其二也試論之心猶明鏡也聲色嗜欲出入盤踞其中猶鏡之有塵垢剝蝕也塵垢剝蝕去而鏡明于是鬚麋張支體現夫指鬚麋支體而曰鏡如是非也離鬚麋支體于鏡之外而號于人曰鏡之明如其誰信之心之具忠與孝猶鏡之含鬚麋支體也指忠與孝而曰心如是非也離忠與孝于心之外而號于人曰心之明如其吾不知心固神變無方者聊抑頑然無所施用之物耶譬之鑄金

成像指像而金在焉指金而像在焉非一亦非二謂勝公忠孝人也不亦可乎且儒家者流以廢人倫棄君親莫甚釋氏余故始終謂勝公忠孝人夫客曰若是勝公有老母在孫善病不克養奈何余曰勝公之不涉衡湘入匡阜而近在百里間也余窺其意蓋有在也勝公果有得乎睦州遺風吾將見之

荷山集序

居則華屋出則連駟冠劍雍容被服妍好此公卿貴公子之儀也戴笠擁褐帶鋤荷耒摩肩于里社胼胝于隴首此農夫野老山澤之癯之容也公卿貴公子之屬相與語上

之謀猷軍國次之藻繪文章下之譚絲竹之逸興而已此其常也一旦操駟僮之瑣事習草野之倨侮識者必駭爲不祥農夫野老之屬相與語言必及桑柘論不外晴雨亦其常也一旦好言天家之逸事帝室之典章見者以爲非愚則狂矣何則物有相類而理無倒置也僕之論詩亦然今夫春雍高雅喬皇照耀者盛世公卿大夫之詩也若夫山僧道流稱詩于今日則不然矣蓋其所見不出于青松白石其所友不出于野人漫士其所積漸于耳目不出于雲烟之變滅禽魚之鳴泳攬其菁華而攄其思慮亦取夫浸淫濡染者言之耳安所得春雍高雅喬皇照耀者而托

之詩乎是故吾知用材必極于至清而取境必極于至幽也雖然清可也清而過于寒則非矣幽可也幽而流于詭則失矣譬之不爲九臯之唳鶴而必學夜吟之寒蟲不爲蘇門之鸞嘯而必學秋墳之鬼唱豈其理也哉閩中準彌開士來游吳中出近詩相示山齋深夜篝燈讀之如秋風着樹謾謾成聲如鳴泉歷歷繞階而去有幽清之美無寒詭之失殆與僕曩者之論詩合也于其行書以序之

紀年前錄序

紀年前錄者葛子追序其四十年之事而爲之紀也曷爲曰前犬馬之齒未就于地後此當更有錄故曰前也自余

作此錄畢而喟然曰嗚呼此四十年之間天下之興廢一身之盛衰繫之矣方余五六歲時家門顯盛群從赫奕相與爲竹馬蠟鳳之戲甚樂也是時天下太平萬里之內不見兵革窮谷之老抱子弄孫以自娛抑何休與迨余十五六歲時東西屢用兵矣然中原幅員尚完赤眉銅馬之流尚未盛也吾輩同學少年遡南皮之游彷彿金谷之集選伎徵歌採蘭贈芍以爲樂見者以爲有承平公子之風焉至二十以後四海之內烽烟極目卽大江以南民幾荷擔而立吾輩雖時時賦詩飲酒不勝感時濺淚之悲矣嗚呼若壯年以來天下事尚忍言哉至于今一紀碧雞金馬渺爾

徒聞白鵝青鷹翻然滿望三二衣冠遺族坐臥一車之中
或時爲阮籍之嘆唐衢之哭而已不亦悲乎今循覽斯錄
上之不能荷戈執殳爲國家建萬里之勲次之不能握符
垂綬出斯民塗炭之內下之不能竊一命之榮以爲父母
光寵鬱鬱以老軍持漉囊之與伍青鞋布襪之與俱而已
能無志士暮年之感與雖然間嘗回思此四十年之內一
成一敗之間何其多也塞北金戈俄焉高舉千年玉座一
旦摧崩白馬黑山稱尊秦晉之鄉湘東武陵爭帝楚蜀之
地同時王侯將相之屬魂依蔓草骨葬窮山者相踵也豈
非禍福無常倚伏難測與然則余等今日猶得追童子之
弋釣友南溪之鷄豚剗心繕性俟河之清或亦人事之宜
盡天心所未厭者耶謹錄而藏之篋中有知我者出以示
之相與爲感歎焉

續紀年錄序

余作續紀年錄成俯仰十年之中而反袂拭涕曰嗟乎此
十年之中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抑諺有云人老則賤
余至是年已五十矣不自裁量爲世詬戮者蓋不知其幾
也且是錄所存亦聊舉其槩云爾風雨晦明忽忽遺失及
感觸忌諱不能著之于錄與不忍錄者又曷可勝道哉雖
然當其出雜隸卒入守訟庭紛凌詬誶戰栗魂魄者抑何

迫也然遇好友勝士招邀讌集聽絲竹聆詼笑未嘗不懽
然參與其間也攷校簿書委曲勾貸朝鬻負郭之田暮棄
近市之屋抑何困也然以其隙入山林蹈巖石連袂嘯歌
雜以引滿未嘗不心娛意得訢訢如也初焉心膂倏比仇
讎本懷感激俄生憤怨馳驟如風雲不測如鬼帝抑何怪
也退而若忘心如木石蒲團炷香一坐經旬未嘗不得喪
齊而毀譽一也譬之涉大海者風波忽作簸蕩飄溺舟中
之人不能爭也靜以鎮之亦徐以濟登脩坂者轅折馬驚
將敗績壓覆是懼邀天之靈超越以出當時猶不知也至
于今痛定思痛能不太息流涕乎哉嗟乎余老矣自今以

往願棄人間事耳歷年土室則欲師袁閔縱志遠遊則庶
幾許邁坐臥生壙之中則學司空圖之賦詩俛仰達生之
節則慕楊王孫之裸葬安能以有限之生爲役役無窮之
事哉謂余不信請以斯言爲息壤焉

集陶序

張霍民喜賦詩善琴工畫梅獨不能飲酒然見坐客縱飲
輒徘徊終夕不去友其人蕭然淡遠任真自得入其室凝
塵滿座爨烟不起人以爲神似淵明也淵明壯年仕宦乃
至饑驅乞食故後世遂爲美談然觀其在潯陽顏延之遺
之酒資二萬錢令彭澤時公田三頃足以種秫種秬使霍

民今日竊其餘資已足俯仰無累淵明喜遊廬山江州刺史王弘求見不得乃至令其故人齎酒半道邀之若崔民者邦君郡伯誰復過而問之哉嗟乎士生斯世而欲守其貧賤以不失優游山澤之致若淵明者又曷可得乎俯仰今昔之間爲之三嘆崔民有集陶一卷索予爲序夫和陶集陶之詩爲之者衆矣每以後世而益工崔民之集行殆欲坐廢前人然人如崔民卽不集陶寧不謂其神似淵明哉

菊社小引

吾友徐子寓居北郭好藝菊每當秋風落木之辰青紫黃

白盈庭爛然客曳杖過之浩然而歌南山之詩甚樂也顧徐子食貧力不能具兼膳乃春夏資其藝植三秋費其酒漿不亦過乎因與諸君約各出二金致之每歲花發徐子卽以此卮酒食饗賓朋而隨撤庭花以贈諸君仍取盆色擲之勝者盡取以歸不得者醵錢爲賀次日復會飲于花下蓋每歲以四十本爲率也諸君曰諾而囑余題數語於卷首抑余有感焉余少有山水之癖今旣老而無用婚嫁漸畢長爲五嶽之游明歲之秋觀梧桐之落葉翫橘柚之垂實應在洞庭兩山中念徐子之庭菊而放舟以歸也余將同我父兄子弟觴詠於徐子之庭而復與諸君通契濶

之辭述山水之勝于此吾知徐子之不我拒而諸君亦爲之欣然長笑者矣

義倉約序

義倉昉于何時隋始置于鄉社唐改置于州縣弛于永徽而壞于神龍有宋踵而行之無定制惟新安朱子行之甚善至明遂罷不復行今同里陳子欲倡率同志舉數百年廢典而修之嗚呼美矣義倉一名社倉今不名社無鄉社可貯也曰義言賢大夫士好義而爲之云爾原義倉之設所以禦荒也天災流行何國蔑有堯湯之世尚不免水旱之患況今日耶或譏之以爲其細已甚嗟乎斯亦不達于

理矣夫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蓄通三十年而爲之制此天子國君之備荒也壽州之役陳堯佐活數萬人益州之役韓琦活一百九十萬人青州之役富弼活五十餘萬人此公卿大夫之救荒也吾黨名不登于仕籍位不列于執戟天子國君公卿大夫之所爲非其力之所及則亦退而擇其力之所能者爲之已爾奈何責其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也哉且也放生之社已遍域中矣此其仁上及飛鳥下及遊魚甚盛雖然不若同類則已親又見斑白之老富家之媪入緇衣之室登道士之宮弛擔負傾筐篋以施之無倦色然聚天下不耕不織之徒而食之既

取譏于儒者從是而殖冥福斯已末矣以視賙吾閭里州
黨爲孰善也陳子勉之吾見一人創之十人繼之千人百
人從而和焉矣鮒魚之呼莊周固曰吾得升斗之水卽活
耳而昭烈之訓其子亦曰勿以善小而不爲也

放生社册序

乙酉歲崑城陷城中士女數萬人奔竄不得或登屋上匿
或走牀下伏甚者投廁中自蔽貪生避死以萬狀不啻獵
人挾弓入林而鳥獸駭漁人提網入淵而魚鱉驚也遇敵
者皆搥胸陷腹斷首截支流血成渠積骨成丘不啻庖人
持刀拂砧而羽毛水族號呼宛轉也悲夫殺以召殺事若

循環佛經所云羊死爲人人死爲羊者歷有明訓而相習
成俗卽身經刀俎恬然未悟高門大家無論矣下至輿臺
隸卒一筵可直十金萬錢猶無下筯豈知高堂明燭笙歌
沸然之時有數千物命求生不得者乎又何異敵以殺人
爲戲而前列簫管後擁姬姜也吾友王子愨然傷之因約
同人爲放生社體好生于上帝寄惻隱于微物開籠鳥起
涸鮒譬之堅城之中潰圍得出刀鋸之下全生乞命歡喜
踴躍應復何似嗚呼大丈夫得志于時手握銅符身懸紫
綬便當出斯民于湯火躋一世于平康浩浩落落爲萬物
吐氣若倚伏菰蘆指揮號令不及十夫尤當量力所及目

悲手援使生生之意旋轉不窮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不信然乎事有大小心則惟三凡吾同人其母怠

柴休徵先生七十壽序

柴於崑山爲巨族而吾母爲柴之所自出故休徵先生余得以舅氏行事之然先生從兄弟以十數而余與先生誼獨厚則不以舅氏之故而以與先生之子集勲交至深也集勲負異才落筆數千言立就自其少時卽以文驚其長老而尤敦至性重然諾以古人自期不幸旋遭世故齎志以歿四方才士咸嘆惜之况先生深父子之情加骨肉之

誼哉今歲九月爲先生懸弧之辰先生乃謝賓客弗通蓋傷壯子之蚤逝而嘆太平之無期也通門子弟以爲却而弗御者先生之志一觴前壽者吾黨之情謀於余思以一言廣先生之意余則以廣先生之意哉常試與先生上下數十年之間天家之苗裔龍準之子孫蓋豐衍矣至於今其無恙乎曰不可知矣則試問之金張之室衛霍之家其金石在御堂構勿墜乎曰降爲皂隸矣又觀之通國之中洛中之冠蓋汝南之車騎幽燕之劍客鄆杜之諸生至於今皆安往乎曰噫不忍言矣然則人世之事固如雲蒸霞變鳥散獸逝之不可踪跡而我偶得不與其間斯已幸

矣又安得以有限之生爲無益之悲耶且卽以嗣續之計爲先生言之中郎之有女也伯道之無兒也此往事不足爲先生言也請徵之近事余之執友有都昌令楊公子常者年已七十五矣先是長子不祿今歲始舉一子謂楊氏之先人不爲若敖氏之餒者在是也若先生之家集勲雖蚤世已舉三丈夫子長子子與能文章通世務無愧前人之業而小者亦以次露頭角問子與所生之子已三四齡長于楊公之幼子矣然則先生無子卽以孫爲子有孫并以曾孫爲孫固已碩大繁衍以貽于無窮而又何弗舍然之有先生爲人寬然長者通邑之士咸推盛德而又曉暢邑中遺事常與余等分別氏族指畫里井搜剔墟墓靡日旣夜傾倒弗倦今年雖七十杖履往來猶然無間也則爲之祝曰自今以往願先生壽益高精神益茂子孫益昌大天下太平閭里無事以其良時暇日與余等弔先賢之丘壠集往哲之碑版以是優游以盡年也不亦美乎祝已遂書之爲序

李映碧廷尉六十壽序

興化李映碧先生少年取高第尋擢禁近官諫垣晉大理丞行且秉節鉞歷樞輔有日矣申酉之後先生退與農夫野老徜徉於南阡北陌之間或聞之而歎息以爲出處進

退何今昔之殊致也余聞而笑之今夫天之道四時行焉
寒者之不得不寒猶暑者之不得不暑也非所宜寒而忽
已寒則謂之妖猶之冰雪凝沍于百物壯茂之日斯不祥
已非所宜暑而忽已暑亦謂之妖譬之桃李爭華於冰雪
凝沍之時其爲不祥益莫甚焉然則先生今日亦冰雪凝
沍之時也又何歎與且先生服官以至於今已三十年矣
前此十五年間先生所謂宴宴居息之日也彼勞臣志士
捐生殉節者毋論矣若庸夫儉壬之屬豈無有朝樹蔭戟
暮受繁劍初對溫室旋就園土者其人皆已溘然不知其
所在以視先生今日猶得優游鄉社之間者何如也後此

十五年間先生所謂逢此百罹之日也世之偷生視息希
榮圖寵者多矣然寵至而辱隨之彼指請室爲首丘望玉
關爲生路者固不足道卽今者坐格天之閣臥偃月之堂
氣勢赫奕隱映道路者又豈能驕先生以一日之榮哉然
則先生其邀天之祐而善全終始者已先生今年年五十
九明歲爲甲子一週之辰陳子確菴與先生定交有素以
道里遼遠謀於二三子請以一言先往觴焉余曰毋庸也
先生今日必有不釋然於中者吾知其屏俎豆謝壺觴預
戒徒從母通謁者也陳子曰屏俎豆謝壺觴預戒徒從母
通謁者此先生之志也謀於立言之家以一言發揚先生

之盛德此吾黨之事也余曰善因再拜摛辭而授之陳子

徐封君五十雙壽序

十年之前坦齋徐先生與顧太夫人方四十時原一彥和公肅已鬱然爲高才生稱壽之日徵召賓客會聚詩文兄弟進脩一觴當時之人已嘆美之曰幸哉有子若此矣未幾公肅成進士爲臚唱第一人而原一亦以次舉于鄉今年癸卯爲先生與太夫人五十初度之辰時公肅服官京師彥和亦在其弟邸舍京師士大夫號能文者數十家各操一言爲先生夫人壽而原一居里中四方名士潔筐篚治羊酒羅致堂上車煩舟咽殆無虛日于是天下之人益

嘆美之曰人固有取一命之榮以爲父母光寵者矣未見有獲高第如東海者也卽有之或得一人焉未見兄弟連取科第如東海也或有之入問其親愾然增風木之恩未聞父母俱存高堂具慶如東海也卽有之其父母已黃耆鮐背年近遲暮未有登其堂仰視先生夫人髮黑齒壯如東海也然則天地吉祥休美之氣舉而萃于東海之一門豈偶然哉余嘗與先生飲三爵之後睡聲鼾然與絲竹之聲相間其坦率蓋如此也不畏強禦有所不可必痛凌折之素重然諾意氣相許歷寒暑不易也其慷慨自負又若此舉一以例諸先生爲人概可見矣而太夫人之儉以持

其家慈以被于物御其僮僕肅然如朝廷之禮勗原一兄弟以友愛士君子客或過從庀治酒饌雖剪髮龜手不顧也古之所稱女宗曷以加焉以是殖德樹本以有今日其保世滋大不亦宜乎余嘗讀歸熙甫先生所著崑山周封君傳封君年八十餘就養京邸秩滿受封父子相隨謝恩奉天門內侍引入觀漸臺太液之勝餉以御珍扶掖而歸一時之人爭傳誦之先生今年方五十去封君受封之歲尚三十餘年也三十餘年之中原一兄弟度皆至大官躋要秩或奉養京師出入禁近或懸車里門出賜金邀故人賓客飲酒極驪俱未可知而先生之幼子若孫皆壯盛當

復取科第如原一兄弟今日然則先生之優游景福被之無窮者寧特如歸氏所稱述已耶余不文不能爲禱頌之辭原一過而告曰願有言也則試以此述之先生必適然一笑也

天不冒巢民五十壽序

余聞雉臯冒子之名幾三十年客歲薄遊白門訪冒子于邸舍不遇旣而冒子折簡招余余病不能赴也今春陳子其年來知冒子五十初度之辰倉卒賦一詩託其年致嘏辭焉頃陳子確菴復游雉臯歸爲余道冒子友朋詩酒園亭歌舞之樂甚盛也且曰冒子得子之詩張之堂中而意

猶未厭也盍更爲文以壽之余非巫祝復何辭以爲冒子
壽乎然余反覆于其年所爲序而知冒子之所以壽者未
艾也冒子者故大有憾于皖人與諸君子座上罵之而幾
殺其身者也風節凜然天下固已重之矣處改革之際當
事將舉之以應薦辟之命冒子辭不受而歸隱于水繪菴
天下又以是高冒子也夫冒子旣已謝桃李之榮幾松栢
之茂矣孔子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知冒
子之所以壽者一也二十年來江北海饑冒子斥田宅傾
困廩以賑之藉冒子以生者數萬人夫天道循環其所報
必其所感者也冒子好生人活人以感天心天之報之何

獨不然吾知冒子之所以壽者二也然則冒子今日方五
十耳譬之泰山之雲觸石膚寸豫章之木離地而始出也
自茲以往更十年數十年將一祝再祝屢祝之而不止今
日者特徇故人子弟之請而應之云爾吾觀有元之季賢
人志士抑鬱不平輒寄之飲酒賦詩以自娛而其時必有
賢豪長者以爲之主相與過從不厭今世所傳玉山草堂
月泉吟社諸集可覆而按也十餘年間大江以南蕭然殿
然向所稱風臺月榭歌樓舞館之屬皆已蕩然無有而一
二賢人志士蹙蹙然如蟄蟲寒蟬之不鳴不躍而已告以
元季之勝遊疑于化人之國華胥之都聞其言而莫之信

也今登冒氏之堂而友朋詩酒園亭歌舞之盛視昔有加若起玉山月泉諸君子于一堂與之遊處焉不重可念耶確菴云雉臯俗臯而賦輕去海百里下多峭石遊警所不至也登于俎者水錯畢備又云地接泰州泰州心齋王子論學之鄉也遺民餘俗至今未墜夫余固私淑于陽明先生者也昔年過姚江得與其地之長者盡同異焉姚江之有泰州猶魯國之有鄒邑也微確菴言固願從之况所稱風土之厚賦調之輕與物產之茂耶又况有冒子者以爲之主耶自昔逸人高士恒不終老一鄉凡州乘邑誌所載流民寓公之屬往往而是而梁伯鸞自扶風入吳其稱首

也余吳人也而復效伯鸞他日操春具而賃傭于水繪菴之廡下將以冒氏爲余之臯氏焉而以餘閒暇日與冒子頌南山而歌介壽未知冒子其許之否也

一吳飲和七十壽序
人之生何以自樂曰挾妻子美田宅潔飲饌盛服飾養生之具無不畢足如是足以樂已今飲和子家散萬金之產無一畝之宮寄食于人人衣敝鶉結妻死二子出爲贅壻養生之具無一存也宜其抑鬱窮愁多不平之色飲和子顧熙熙然如嬰兒之在抱與人語竟日達夜無忤容素善琴時抱琴向人彈旁及箏琶之屬咸撫弄以寄意余嘗進

而問焉君何自娛之深也飲和子曰余焉得不自娛哉余少之時所云養生之具如子之雜陳者曷嘗不足于前哉一旦天靳而奪之是困之也余又從而抑鬱窮愁以致其不平之色是重困也余不任受重困奈是以樂且古諺有之高下在心凡入之心苟無以自足吾見貴若金張富若卓鄭厨有八百之椒洲滿千頭之橘其焦心勞思若不能安一日之生者衆也心苟有以自足則榮啓期之帶索鼓琴林類之拾穗行歌彼豈有妻子田宅飲饌服飾之具以爲之奉哉余聞而歎曰善哉其有得于衛生之經者耶其聞莊周列禦寇之風而起者耶乎其七十飲之酒而令爲

余鼓琴

張永暉六十壽序

人生斯世鼎鼎其間百年而已百年之中倏忽颺逝古人比之若輕塵之棲弱草而昔之仁人君子其流風遺澤歷數百千年之久而其人如在者皆必有精神志意以貞固其間是以逾久而誦義無窮余嘗謂昔人所稱壽考萬年者或在乎此非徒聲音笑貌之存也不寧惟是卽古者一藝之精如所推庖丁解牛丈人承蜩郢人運斤以及羿之射王良造父之御之屬皆必用志不分而後乃凝於神若夫道藝之間雖時異世殊令人觀感興歎不徒然者則畫

與書尤重此古人所以有右史左圖之訓而淮南子謂宋
畫吳冶甚爲微妙堯舜之聖有不能及非虛語也吳門張
子永暉近始識其人溫溫然君子也少之時割股以療其
親里中人至今道之而獨擅傳神之技俯仰瞻顧期於畢
肖而止余常與同人薄而觀之歎爲必傳毋疑也嗟乎道
德仁義之簡棄於時久矣雖有原思之廉曾子之孝子路
之勇仲尼顏淵之行通神明人之過之漠然不足以動其
心而吾見今之王公貴人遇古人之片紙尺縑有異常親
者其未得也求之如亡子其得之也愛之若珙璧甚矣道
之不能與藝爭重輕也張子之畫有得於顧凱之周昉之

精蘊余信其後之必傳然則自今以往歷數百千年之久
有聞張子之片紙尺縑者必將求之若亾子而愛之若珙
璧雖謂張子歷數百千年而常在可也今年六十同人聚
爲禱頌之辭此猶江河之水始於濫觴榘楠豫章之材離
地而初出也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王君五十壽序

儒冠法服之士高視濶步睢睢于于盛自夸詡以爲莫予
若也及至臨少利害曾不得一引手之助因思古所謂不
侵然諾好行其義者豈獨有其語而寔鮮其人與抑其人
世固多有而予特未之見與及交於王孺宣甫而信曩言

之不誣也王子少年多四方之游于燕于秦于閩于粵車
塵馬跡無弗之也所至輒好交其賢豪長者賢豪長者折
輩行與交咸相得驩甚歲時歸里門多四方車轍請謝賓
客往復無倦時人比之鄭莊之置驛也已午之間金陵有
清流之禍賓客相顧以爲非王子不解王子跋涉風波不
以禍福利害爲辭卒多脫于險者識者以爲朱家賈彪之
屬無以過矣性好施與意氣相合脫手贈遺無吝色親戚
故舊待以舉火者甚衆米囷之贈麥舟之遺以視王子蓋
無難也嗟乎斯其人信所謂不侵然諾好行其義者耶聞
王子之遊閩也閩中大僚與王子雅故欲以二千石擲致

之王子堅謝以歸夫進退出處之際儒冠法服之士有難
言之者王子獨能侃侃不屈如此又豈可以輕俠視之與
以好客故減產幾不自存今遂浮沉筦鑰之間度其心固
有所不樂也嘗觀兩漢諸臣如張敞尹翁歸朱博之屬皆
未嘗以賢良對策進然其果敢精敏之氣至今顯顯人心
目間使王子生其時豈遂無以自見耶時不吾與而近于
夷門監者之名亦世道升降之一嘅也然王子曾語吾曰
震澤之旁有山一區老屋三間梅花百樹植畦韭畜雞豚
吾將終老其間夫古之混迹市廛而終獲采真之遊如梅
子真者固吾吳之美譚也王子而能勇退若此豈聞其風

而起者與吾又何以測之耶今年季冬爲王子五十誕辰
崑之故舊捧一觴過其門而吾兄湘九尤姻婭之戚過而
告子曰願有言也遂爲誦述之如此百餘言而歸
顧母蔣夫人八十壽序

吾祖之同年友塵客顧公當熹廟時罹璫禍同時所謂六
君子之一也是時公之配蔣夫人年五十矣更三十年而
躋八十稱中壽於是吾父及諸父以爲先君之執友至是
無在者矣若以匹敵則夫人猶母也而吾之女弟又歸夫
人之子玉書重以內兄弟之誼焉眉壽之祝其曷可已於
是潔酒漿盛筐篚將之虞山而命芝曰汝其以一言侑之

蓋反覆于數十年之中而不禁喟然有感也夫人爲侍御
之弱息家旣通顯矣公又以貴公子負才名早歲馳聲藝
苑甫壯登高第由郎署晉藩司夫人副次禴翟而相其夫
子當此之時以爲人世之富貴顯榮莫夫人若也乃未幾
而狐鼠馮祥北寺獄起公旣險阻艱難身備嘗之卽夫人
母子其流離瑣尾之狀可勝道哉猶記芝六七歲時常侍
吾祖側人有從虞山來者吾祖輒問顧公在詔獄狀或述
夫人母子號呼奔走告援無地未嘗不爲之淚淫淫下也
崇禎改元妖祲已息于是公之寃得白天子贈卹有加人
皆舉手而賀夫人夫人則已稱未亡人矣今夫涉大川者

中流而遇風波盡力邪許以期克濟當其懂而出險雖有更生之望然卽欲收召魂魄飲食談笑如平時豈可得哉由是以觀夫人之處此際可知也至申酉之間中原雲擾國步遂改大江以南大家巨室播蕩無極者衆矣而夫人之家薪木無毀或遂以爲夫人幸夫漆室之女尚知憂魯卹緯之嫠猶能念周况夫人世受國恩內外通顯吾知固有不舍然於中者矣夫瑞禍之興海內被其毒者數十家卽吾郡亦十餘家然其禍最烈者周忠介忠毅與公而三芝得交于周氏之子弟嘗試登堂而問太夫人之起居周氏子弟恒痛心焉獨夫人今日得享高年之奉玉書先生復能束身厲行以無忘先人之遺緒潘氏之板輿花間無恙仲長之樂志兼膳常存夫人卽有不舍然于中者寧不爲之開口而笑耶然則夫人之壽自此將無已玉書之承其親亦無已通門子弟他年致祝于夫人者亦遂無已也以是告之吾父及諸父曰是足以壽夫人矣

殷母張夫人七十壽序

虞山之鄉有所謂香界涇焉殷子兄弟之所居也殷子兄弟茂于德篤于行闔門孝友術術雍雍又能好大義重然諾有古烈士風故在鄉急人之急赴人之難鄉之人畏而愛之成亥之交盜賊蜂發戒毋過殷氏之廬如田子春之

在徐無也殷子兄弟曾叅故相國史公軍周旋帷幄終始不貳如楊長史之于武鄉杜架閣之于信國也而兄弟迭相友愛同宅而居合爨而食無私財別產闔門一人數年一日如金谿之陸義烏之鄭也余聞其風悅之次子隆中方數歲知殷子有女齒相等介媒氏而委禽焉女蘿附松栢則上素絲近朱而赤欲吾後之人觀而有感也况余聞太夫人之懿德甚詳太夫人年七十矣終身無疾言終身無跛行其喃喃皆仁人長者語也抑抑然懸衾篋枕不以耄故寬石梁陶子曰婦爲地德婦良則家茂夫人含飴弄孫四時之氣不言而喻其女孫童而習之在他日焉知不

以是起吾宗乎戊子臘月爲夫人誕辰余因執爵而告殷子曰子亦知昔之世其俗太平其人壽考至于後兵革疵癘日相見者何哉上古之時人心敦睦父其父兄其兄太和之氣常在宇宙故其俗厚厚則發之也久久斯壽矣乃後人益媮風益薄蕭牆之內于戈斯起戾氣所蒸以近及遠宜其人天札俗喪亂也今在子太夫人願養于上五丈夫子振振于下諸女及孫嬉戲于側班俎豆捧壺觴式歌且舞以笑以語門以內如在康衢擊壤之世也反其背戾集其休美吾知太夫人之壽無量豈惟夫人吾知殷氏兄弟之壽各無量也和氣則致祥矣是故戎馬載郊荆棘載

途今之世如履冰然登殷氏之堂而皆謂春風之襲人也
是用颺言效南山之義

馬母陸孺人八十壽序

鄉先輩馬君之貳室陸孺人今年七月益八十矣先是余
三女子皆受書于孺人孺人于是留余家者三年既去而
時時來余家後又授書余孫女暨外甥女至是孺人之往
來余家者二十年也孺人年十六而歸于馬君卽以黽勉
旨蓄爲任更十一年而寡自是之後風雨飄搖不可勝數
也年踰四十子死家圯幾無以糊其口于是出里中爲女
子師然多在松江尤在董尚書朱侍郎家爲久云其來余

家時則年已六十矣孺人之授書嚴而有法其愛育孤獨
小女子慈而有恩游于主賓之間侃侃自將而能曲盡人
意對人之僕隸藹然而不至於褻故未去而人皆安之既
去而無不愾然以思也今雖八十而雙目湛然手足康健
無老耄之習顧以熒熒者數十年而今獨依其孫守環堵
之室也不能無盛衰得喪之感余進一觴以廣孺人之意
因告之曰孺人明詩禮通章句獨不聞洪範之陳五福而
必先之以壽乎蓋人之有壽也猶任重者之有車也車壯
而後珍異瓌麗奇怪之百物畢載車敗而種種者何有矣
計孺人之平生固不敢謂珍異瓌麗奇怪之百物咸萃于

躬然已什物具而器用備長駕遠馭而致之修坂也又何
恨焉且富貴無常倏忽變易如孺人所歷董尚書朱侍郎
家當其前堂鐘鼎後房絲竹蛾眉曼鬢交舞迭侍一時驕
奢靡麗之狀可謂壯哉今再過之不特其人久已飈舉鳥
逝窺其戶而見高臺已傾曲池漸平欲如孺人今日衣其
短褐享其菽菽逍遙無事全此天年也不已難哉孺人聞
此其可冥于盛衰得喪之故而嗑然一笑矣吾聞孺人初
出而授書里中海虞貴人家束書操幣來請孺人孺人出
見其使者使者語言猥利衣服輕靡孺人謂是家也教不
謹閉戶謝之未幾帷簿之刺遍于國中蓋孺人之明達有
智不勝書書此一事足以見其識遠而持身者肅矣

吳母宋孺人六十壽序

吾友宋子子猶婁東之隱君子也先是宋子居崇沙家及
中人之產魚鹽麻麥足以自給西戍之交宋子會有遠游
流言日至家遂毀宋子之姊吳夫人于是迎太公于家而
晨夕之撫宋之子女以待宋子之歸也至于今望衡對宇
驩然相接如一日予平居歎曰若吳夫人之賢明豈其他
賢明婦人所能及哉吾聞宋子之遠游而困于流言也平
生故人有搖手不敢過其門者矣宗族鄉黨有相戒不通
問辭者矣當此之時夫人則已稱未亡人以常情論豈有

不稍自引嫌者哉夫人不以險阻爲辭不以患難自解進
太公以脩膳而撫宋之子女如已出也脫有不虞夫人所
處豈能身名俱泰如今日哉以此觀之夫人之爲其難可
知矣昔聶政之有姊也樹節烈也李燮之有姊也善保孤
也辛敞之有姊也明大義也狄仁傑之有姊也勤國恤也
若夫人之成敗利鈍非所敢知以日周旋于親之側可不
謂樹節烈乎以是藐諸孤屬諸夫人而全以歸之可不謂
善保孤乎不委其過于弟而代之修子職固吾園豈惟一
家之是圖亦以昭令問勸忠孝也可不謂明大義而勤國
恤乎四夫人之美垂之方冊者夫人幾兼之矣壬寅之歲
爲夫人六十初度之辰宋子于是爲文以乞言于四方君
子余觀宋子之文稱夫人之事舅姑以孝佐其夫以敬撫
其孤以慈持其家以儉蓋綦詳矣予不道道其大者亦以
見宋子所述猶其他賢明婦人所能爲也

古南老人七十壽序

稱壽何所昉乎在昔華封人之祝曰願聖人壽而詩人之
言曰胡不壽考此則其所本與後之人慕悅相頌禱之詞
或曰千春或曰萬年若此者何其多也夫人未有千春與
萬年者亦曰吾之意欲其如是云爾吾之意欲其如是而
卒不能至乎是然而卒言之者豈非近于愛之欲其生耶

有矣于此殆將軼千春歷萬年而上之然人不之知也聞
之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禪
家亦曰有物先天地今夫天地吾不知其幾億萬年于斯
也並天地而存者亦寡矣而咸曰先之是豈可以曆數壽
算爲之紀哉雖然吾見天下之利害相攻情僞相感嗜欲
相誘以遂至于擾擾無窮也人也羊也蕉也鹿也鼠肝也
蟲臂也鳥足之根爲螻蛄蝴蝶之化爲鶻掇也其生也若
木槿之朝榮而其沒也若蜉蝣之夕死顛倒變化莫知紀
極固不敢期于千春萬年之久又安望其軼而上之與惟
古之至人遊心于漠合氣于虛蕭然其無欲淡然其若忘

是故無生也何死死之所名生爲之根也無起也何滅滅
之所自起爲之致也無脩也何短短之所成脩爲之形也
若是者彼其視千百萬年猶之旦暮也是以獨立而能久
雖然吾聞其語矣執是以求之可以庶幾者何鮮也吾古
南老人統由臨濟法自天童獨坐高峰三十餘年矣說法
如雷霆而恒示之以默主席遍羣山而時居之以不有弟
子如林立而常翛然其獨往言語妙天下而視之若風水
適然之相遭故入其室者以爲如坐春風如歷冰雪目擊
而道存不言而令人意消也今年七十弟子稱壽于前者
衆矣葛芝隨雁行以進而獨舉至人之論以告老人聞之

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耶若曰此猶千春萬年之意云爾噫其蟬蛻之見而木槿之智者與

壽秀林禪師序

大宛康居月氏之屬貴重漢財物每漢使至稱詔賜之未有不稽首受者也甚至私劫漢使取之其後使益至財物益來乃反輕漢賜不甚矜惜豈非凡物少則貴多則賤耶三十年以前天下稱宗師者鮮矣獨壽昌天童徑山雲門三數公落落碁置梯山航海而至者不辭萬里焉二三傳之後寢衆矣嘗試立于通衢隘巷屬目而視之必有人焉曰此某宗師之裔也以至入精藍登蘭若窺于頽垣敗壁

之中必有人焉曰此某宗師之裔也碩大繁衍于今爲極而天下敬之重之顧少衰于曩時倘亦向者大宛康居月氏之屬漸輕漢賜之意乎然則處末世激頽風何塗之從僕以爲西域諸國所以輕漢賜者必皆疏惡窳偽之物耳若夫黃金珠璣天下之至寶也豈惟今日立于今觀千百世以上未有不之寶也則推之後乎千百世未有不之寶也嘗東至營人民寶之猶是也問營以東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寶之猶是也問幽以西猶幽也然則美貴得其真耳得其真則窮上下薄內外皆敬之重之誰能意爲損益哉又况明道淑世者其貴重豈特與黃金珠璣比也殆將

參萬歲歷億紀其壽無量百年之內飄風過隙又何論焉
是說也僕久藏之而未出也今一言之爲吾秀林禪師壽
君子曰善頌禱也

葉水部和韻壽詩序

旃蒙協洽之歲吾鄉白泉先生七十誕辰四方賓客致南
山之祝者相踵也先生退而自喜因和沈啓南先生七十
自壽詩四章傳示同志一時稱詩之家從而和之者數百
人先生爰命令子九來付之梓而俾僕序其首僕并取啓
南詩讀之蓋俯仰二百餘年間不禁喟然有感也啓南生
長成弘之世其時天下太平號稱熙洽邦國之間白髮鮐

背之老共推人瑞無論矣下及山川草木鬱乎佳哉皆若
有敦龐淳固之氣聚而未散故遊其間者以爲唐之貞觀
宋之元祐可庶幾也先生之生旣涉末流矣晚晚垂暮之
年忽逢改玉之事劉太尉之詩流連喪亂庾開府之賦寄
情江南人生其間非大不幸與沈氏世隱相城天下高之
故啓南位不登朝署名不列縉紳一時金石之富山水之
勝朋友之樂優游沒齒先生壯年出仕位列郎官然中間
幾陷不測矣常于酒杯茶碗之間與故人綜述舊事猶不
禁談虎色變然則昔人所謂貴不如賤良有以也撫今思
昔其能無慨于中耶雖然吾聞啓南有所謂有竹居者極

水竹泉石之美一時名士爲之賦詩者數十家而先生蘭園一區不出市廛登其堂者以爲朝川西園不能過也啓南詩畫貴重一時至今好事之家片紙尺縑視如琪璧而先生詩體書法爲時所推造門而請恒無虛日又安得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况今天下非號無事矣齊魯之間潢池弄兵楚粵之交戎馬接跡惟吳越一隅稍偷視息耳使僕等今日猶得于風日清美之時周旋先生之函丈從容而獻無疆之壽而先生之子若孫並擅人文之譽又能進而承先生志斯蓋足樂也啓南詩出吳匏菴徐昌穀文衡山唐伯虎祝希哲諸公爭相酬唱傳之百年猶爲美譚而先生今日詩成同時屬和之家皆邦之耆老與邑之俊民吾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斯又足爲先生慰矣

陳太公詩畫壽冊序

王伯安先生平宸濠歸與其尊人龍山公介眉壽焉是日新建之錫命亦至貂璫冕服前而捧觴儒者傳之以爲至榮夫君子之愛其親與欲尊顯之無所不至若伯安先生之遇豈非深願哉雖然世道有盛衰而一身有顯晦履其盛而身處顯則三公之貴通侯之尊君子居之不疑八駟五馬之流束幣帛持羊酒絡繹而前相與稱壽皆人子之大樂也不幸世道衰而身且晦君子則退而隱于茅茨之

宮漁父蕘童之與居與游而已必曰惜哉我不得三公之
貴通侯之尊以事其親也則是劉子驥之躬自條桑不若
顏竣之身爲要人尹彥明之絕意進取不若嚴延年之掃
除墓地也君子以爲不達于理矣是故君子之處亂世耕
于寬閒之野而非卑也混于屠釣之間而非辱也其事親
烹葵以進而不羨上尊養牛也板輿以遊而不慕駟馬安
車也雖然猶有慮使其子果能以義自居矣而爲之親者
戚戚然有不自得之色則人子之心蹙乎不敢安也卽其
親能自寬矣而無所徜徉寄托以發摠其志氣人子之蹙
乎不安猶故也今吾爰陳子確菴之所處則不然陳子壯

年舉于鄉四方之士咸推重之以爲有李元禮范孟博之
風當此之時陳子之自視何如也一旦兩京失守改玉改
步陳子遂謝公車退而藏于荒江斷岸之間天下之稱志
節者咸歸焉然陳子蹙乎有不安也進而視其尊甫溫如
先生方熙熙然有嬰兒之色陳子乃稍安之而先生顧善
酒飲至數斗不亂好賦詩曉起和墨謾謾盡數紙無倦容
時率其子若孫行歌于七十二潭之中怡怡如也蓋其善
自遣如此陳子乃大安之嗟乎陳子之所遇顧不幸哉達
如伯安先生窮如陳子皆有以自樂矣今年先生八十四
方之士援筆而壽先生者相屬也吾黨諸子亦各爲詩歌

圖画以爲先生壽而命予叙之余旣述陳子之有以自樂
并以告世之事其親者或在此不在彼也

陳定齋自述唱和詩序

僕與定齋子生同齒也所居地不百里而近又同鄉也僕
之先祖太常公與定齋之尊人文莊公同舉于丁酉又同
籍也聞之成弘之間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
三同五同之會賦詩画像流傳人間以爲美談其所謂同
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僕與定齋子之同也特
齒與鄉焉爾受先人之餘澤以宴宴居息而身仍貧賤其
所謂同籍者亦已微矣今年定齋子方四十賦詩四章傳

示同志更相酬和而問叙于僕僕觀其言大都流連景物
撫今悼昔之詞耳安得與全盛之諸君子同日而語哉雖
然嘗試與定齋子閒窻靜夜秉燭回思一時達人先生齒
加長爵加尊者毋論矣其間捧敦盤稱兄弟而年在伯仲
之間者豈無致身青雲出入尊顯一旦玉折蘭摧者乎豈
無驚心烽火之餘回翔刀鋸之列顛沛流離長往不返者
乎豈無獨居永歎澤畔行吟抑鬱無聊以不能全其天年
者乎吾見有齒甚少才甚美而逃亡類于張儉踪跡等于
駱丞而卒不保其終者矣而僕與定齋今日猶得居一畝
之宮採藜藿以爲食優游餘年飲酒賦詩以爲壽此蓋不

幸之幸而善享無事之福者也遂次第其語以報定齋開
函審視吾知其淒然以悲繼以歡然而笑矣

臥龍山人集卷十

崑山葛芝龍仙著

行狀

故禮部員外張先生行狀

先生諱采字受先晚號南郭世爲太倉州人始祖拱生文
泰文泰生卿卿生用賓號海山用賓生鳳異號觀海州庠
生則先生父也先生少通慧觀海公奇愛之有拂意輒抱
先生摩其頂曰有兒在何憂聘於秦秦素豐無子止一女
將死欲以產歸之觀海公弗欲曰兒固遠大吾聞受絕產
者不祥豈須此耶十七補弟子員爲文驚其長老然性俊

邁不專習舉子業弱冠後始折節讀書時西銘張先生溥起里中好學治古文辭聞先生名延之家世所傳七錄齋是也熹宗時文運中衰人襲子學語詭怪弗醇識者謂文章之禍中於人心兩先生憂之慨然曰吾當一反於經術吾以是起家卽以是變天下卒之兩人先後成進士天下讀其文咸俎豆之至今稱兩張先生不衰天啓丁卯舉於鄉明歲戊辰崇禎改元禮部中式第三名名動京師政府欲引入翰林辭之謁選得江西臨川令歸婁婁士一進身卽高大門閭蒼頭數十百人被綺紈爲害里中黠者竄籍胥史益跳蕩而宗黨子弟橫尤甚故一進士出民感額曰

吾無寧宇矣先生諸生時卽痛憤常曰使吾得志不更其俗者願以身祭百蟲至是歸喜曰吾道行矣遂集鄉老於州神之庭奉盤匱進曰自今往幸通籍毋以勢凌人毋縱僕夫橫毋使宗黨子弟肆里門毋使私家屬隸籍官府傳虎翼有失約者衆斥之鄉老曰諾於是俗大變先生之任臨川也婁中父老數百人走河干戴香於頂呼曰非公莫活我然豪猾自此側目矣先生令臨川自奉廉官署蕭然如山齋太夫人在堂恒進二卵雞豚不時得先生率妻子以下拔園葵烹之泊如也弗畏強禦小大惴惴終其治有貴人妻黨縱邑中豪甚先生知之擒以來笞之百貴人之

公子徒跣呼門外弗顧卒斃之後貴人按吳中先生已歸相見驩然道故無少憾非至誠服人能然乎其他利民事非一端臨川文風素著先生至益鼓舞旁及鄰邑士士依以成名者數十人先生既刻苦又巖邑事煩遂病病良久歎曰吾思吳中尊鱸耳因告歸歸而父老走河干涕泣送者如婁中顧倍焉是時西銘先生成進士官翰林亦假歸四方賓客走婁中日數十人前後稱弟子者各數千人以文會友名曰復社一時號爲兩龍門然先生好恤民隱雖甚病藥囊不去手里中不平事輒建白時州守劉公士斗賢者重先生先生所言無弗行里中猾因之詭相倚私受

富人金先生廉得之怒縛而笞其背遂大恨間行入都期必報會閩人吏吳者以爭分闡事與州守劉公卻疑兩張先生右劉復大恨衰經至京師主政府思中傷之弗得有獻策者曰若故人子弟結復社此黨人漸可指而孽也遂大喜相次列疏於朝皇帝下其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抗疏言無罪下詔切責提學御史倪公元琪至鐫秩去蓋牽連五六年西銘先生死先生獨具疏上始得白則前此日蹈春冰也然先生恒靜鎮方急時里中藉藉言緹騎且至家人泣親戚環室走先生讀書浩浩若弗知者時芝在側呼而前曰緹騎旦至夕行矣誰

橐籥者以煩吾子芝泣下先生淡如也歲辛巳吳中旱蝗
太倉尤甚饑疫死日數百人先生歎曰吾卽病其辭勞乎
時州守錢公肅樂雅敬先生先生因白錢公設廠四門請
於巨室出餘粟作粥食饑民出入聚散有時下至碗碟蔬
菜出先生經畫皆精當是役也活萬餘人先一歲先生白
錢公作常平倉講鄉約演六諭立保甲諸法凡有利於民
無弗爲錢公旣雅敬先生覩先生條記益歎服凡邑中有
疑事輒問先生或大獄不決輒問先生先生知無弗言斷
斷別白毋少借顧性坦直不疑人故人子弟至或漏言時
作片紙報錢公家人睥睨立弗却家人出復漏言蓋德先

生者皆愚弱無知怨者悉豪猾自此側目愈衆矣甲申五
月先帝崩問至先生慟哭謀於當事欲糾一旅衛江南會
留都再造弘光改元不果廷論起先生禮部主事疏辭弗
允入京首請恤諸生許琰琰吳人以哭先帝自沉胥水死
者也旣以在禮言禮引四事入告一日清制舉二日嚴學
較三日正人心四日昭聖德皆鑿鑿國謨疏入得俞旨旋
進秩員外郎然先生知事弗可爲以奉使乞歸無何留都
弗守江以南沸然國無主新舊吏不接里中豪猾攫金者
報宿怨者皆蜂起而向之側目先生者謂可取而甘心也
往來嘯聚得數十人皆桀惡相向謀曰若固欲城守吾以

城守給之應出出而驅之死便則踵門告曰吾屬義不爲
異姓民知公忠義能念吾吾屬得公爲主死不恨先生因
曳屣出不交一語卽擁去操巨錘奮擊中要害先生瞑目
不言委順而已適關王廟僧某有勇力見之歎曰若固張
大人耶非素鋤強暴急民困者耶曷至此俟其間突出抱
先生走而諸德先生者亦往往操兵刃來奪遂得脫擁歸
廬舍然先生已絕者數矣幸而生方先生被擊時過州神
廟里中有小兒見州神趨而出以身覆先生兒驚歸遂病
告其父他日其父操豚蹄祀神向巫述如此嗟乎先生誠
動鬼神而不格於凶頑何哉自是之後東西竄伏不常始

避地嘉定之鄉旣寄居崑山湖濱又過常熟依其女後又
寓崑之范氏莊居常鬱鬱不樂寡言笑少飲食時南望痛
哭而已如是三年遂卒卒之日神明湛然呼芝坐牀上語
以事事不及私嗚呼痛哉先生性至孝觀海公早棄世弗
獲事事蘇太夫人成婚後每冬月必擁太夫人臥服官在
臨凡出入冠帶峩然猶作孺子戲引太夫人笑乃已其從
臨上歸也太夫人已病先生不解帶數月糞箒之事必親
太夫人死遠近奔賻者數千人婁中至今指爲盛事芝親
見先生歲時祭享必呼父母聲宛轉淚淫淫承睫以視他
家無此禮矣先生性剛直有所不可如茹物必吐出乃已

故面責人時不敢仰視而西銘先生性和易客無賢愚槩接之遠近或樂西銘先生和易而畏先生剛直然先生實淳質不爲崖異遇一善必咨嗟歎息成就之所指斥欲人亟改納於正也晚事理學以程朱爲宗口誦心維不少置嘗操小舟過紹興訪念臺劉先生宗周劉先生理學重望聞先生至大喜率弟子百人請教先生開陳大義亟推服別後劉先生手封黃柑四枚馳數十里贈行先生歸益充然自信矣留心經濟丙子備兵使者馮公元颺入衛京師壬午程公岫定海亂人材謀畫出先生居多所著有知畏堂稿若干卷詩若干卷太倉州志若干卷評閱則名臣言行錄編輯則自兩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自梁至隋有成書未行先生之配秦宜人當先生貴疏布操作無倦色今祚中落無幾微怨恨蓋先生雖貴家貧產不及中人宜人卽錫冠帔常如貧家婦故不以盛衰興感子二長于臨次于婁于臨娶西銘先生繼女王氏于婁娶孝廉王公志慶孫女各生一子幼未名女二長適芝次適常熟諸生楊靜靜有文名早死適楊氏女先生三月死先生有兄士魯州庠生先觀海公棄世生三子先生撫之長于積次于基次于允于允州庠生爲人樸直好義乙酉後隨先生遷徙丙戌先生在常熟亦留常熟六月失水死按先生生于丙

行錄編輯則自兩漢文至南齊文皆行世自梁至隋有成書未行先生之配秦宜人當先生貴疏布操作無倦色今祚中落無幾微怨恨蓋先生雖貴家貧產不及中人宜人卽錫冠帔常如貧家婦故不以盛衰興感子二長于臨次于婁于臨娶西銘先生繼女王氏于婁娶孝廉王公志慶孫女各生一子幼未名女二長適芝次適常熟諸生楊靜靜有文名早死適楊氏女先生三月死先生有兄士魯州庠生先觀海公棄世生三子先生撫之長于積次于基次于允于允州庠生爲人樸直好義乙酉後隨先生遷徙丙戌先生在常熟亦留常熟六月失水死按先生生于丙

申十月十九日歿於戊子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三其
年十月卜葬先生於東鄉耐觀海公墓側今先生死四年
矣惟墓前石之文無以屬先生之友都昌令楊公彝書來
曰是宜有狀以乞言于四方大人先生狀莫如子宜蓋公
之舉二子也晚于公事弗詳子爲館甥久獨詳狀莫如子
宜芝辭不獲命乃次序其大略如此惟四方大君子知先
生稔倘參以鄙詞而錫之一言則芝與兩孤感以沒齒謹
狀

秦宜人行狀

也世爲太倉人父秦翁以農起家無子欲以家之產悉屬
宜人先生父贈君以受絕產不祥辭之故宜人徒持簪珥
歸先生先生父子故儒者家貧宜人入門不一二年簪珥
盡則取給十指宜人機杼軋軋然與先生讀書聲相間也
先生年三十餘而成進士宜人於是爲貴人妻然先生厲
廉隅束修自好家故在南郊田中旣貴門庭不改屋廬如
故宜人衣綺紈不蓄珠玉疏布操作依然貧家婦也先
生曾令臨川惟蘇太夫人日進二雞卵家人以下拔園葵
食之故歸而橐中裝蕭然然宜人儉而能勤旣歸里課其
僮婢柵雞豚潄陂澤藝蔬果井井有條列及先生之未死

二子皆爲授室分田各二頃屋宇什物完具人謂宜人之
黽勉旨蓄過於谷風之婦人遠矣宜人能通曉大義先生
在里中身任里中事州大夫倚以爲重有疑獄必咨而後
行黠者伺先生隙不得間則以金托其子弟致之宜人宜
人愕然謝却之而告先生曰茲人也以是進母乃不可乎
先生聞之大喜以爲能克相以有成也故終先生之世雍
雍和鳴無間言余年十七而爲館甥先一年見宜人於其
第宜人顧而稱善以爲不愧其家脩也余性落落不能以
顏色承事人故出入先生家縱意自如時或激厲以爲高
宜人聞之而不非也益稱善至手調肉瀋魚臠以食之余
妻每歸寧其返也送之門必以毋違爲戒或至涕泣先生
中年名譽日起四方弟子至者數千人先生恒謝金幣弗
受至歲時之獻物產之饋不能却也而先生寡嗜好所食
惟雞豚之屬餘絕不進余獨好僻壤異物故先生之家海
陸之品梨棗羸蛤之類提挈包藉纍纍置壁間者不數日
宜人輒令人負而致之并作餅餌遺吾家人家中人聞太
倉人至皆色喜而我繼母蕭碩人故六君人也見之必流
涕曰人皆有遺繫我獨無蓋自傷早歲見背而兄弟音問
濶絕也跡宜人生平少之時荼苦拮据母論已五十以後
先生遂死遭家國之多故流離飄奔尚忍言乎乃未几長

子復死長子之婦攜其子入城獨依外氏以居次子爲諸生矣困於徭役至不能保先人之一椽然則宜人之開口而笑者獨先生戊辰成進士後甲申乙酉未亂之前中間約十六七年耳而先生初成進士時無子吳中之俗一稱貴人則房中之曳綺羅衣阿錫者更迭而進况先生無子宜人又農家女不識城市挑達之習故及先生之在京師宗人之螯宜人者麇至旣踰年生一子乃定然則前此十六七年中又豈盡悅豫之日哉顧余與宜人復有隱痛焉宜人之卒也實在余家余視之而後瞑先是宜人已無所歸獨以爲僭可依故來居居一年而余有兄弟之難貽供

賦數百金困余於是符牒伍伯交錯戶內宜人驚心駭魄以爲禍旦夕至且不測矣及稍定余感慨世故結廬山中爲物外之游宜人念獨居崑山旣羈孤無伍欲從余入山則去婁東遙遙在二百里外不免枌榆之感坐是徘徊顧嘆抑鬱以卒余之負罪於宜人爲何如哉宜人二子二女次女歸楊氏早寡來依父母家性至孝宜人常得心疾垂絕楊氏女割股肉進之而禱於神願以身代未幾果病病將死宜人心疾益劇號呼至不忍聞人謂宜人愛女女死宜人其不免及女死而宜人病霍然起異哉天道神靈其信然耶宜人生於乙未終於乙巳享年七十有一昔先

生之亡也余曾爲狀以告之四方大人先生以奠一言之
錫至於今未有銘辭今復狀宜人之事附之先生之後他
日有爲先生墓上之文者宜人并藉以不朽

先府君行狀

嗚呼我母何碩人之棄芝也時方十歲繼母蕭碩人之棄
芝與雲英也芝年已三十矣今先君之棄兩孤芝則已四
十有三犬馬之齒加長矣道德不足以澤其身名位不足
以顯其親鬱鬱窮愁以至此也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今辛
丑之正月八日先君之亡於是一周矣芝兄弟將擇西山
之原而葬焉因次第先君之遺行以乞言於大人先生敢

以不文辭我葛氏裔出上古漢魏唐宋之間代有顯人至
於山澤之癯列仙之儒多有顧譜牒散失莫能考也始祖
之居兵墟邨者諱永昌生二子次子諱塤生廷節公廷節
公諱柏生一子號墟潛公墟潛公諱潮以長子貴封奉政
大夫刑部郎中長子者諱綸以進士歷官鹽運使而次子
文卿公諱緯爲我高祖生二子長心雲公諱應元邑庠生
則我曾祖也亦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是生我
祖太嘗府君太嘗府君諱錫璠號魯生生八人先君其仲
子也先君生一年而太嘗府君成進士先君之生也貴然
太嘗府君內治嚴雖貴顯蕭然如儒者故先君自少已無

博奕嬉戲之習年十七爲博士弟子鏃學礪行朝夕有加
蓋先君年二十餘已有聲諸生間矣潤州何氏者以醫名
四方而子弟游於庠欲聘名士相與友走五百里來聘先
君忘其爲貴公子也先君館於何氏者三年時時登金焦
臨大江釀酒論文欣然有得先君之學遊於潤州而究於
成云數試鎖院不遇強力自好不少衰猶憶壬午歲芝錄
於學使者而先君被落一日坐陪京邸舍僮奴奔走以告
則先君疾驅至矣汗淋漓氣息惛然坐稍定始述隨當事
至勾曲道上踞地疾書不移晷立成五義始見錄也先君
是時年四十餘矣猶克自振厲如此中歲遭太嘗府君之

喪析產得田數頃不幸田獨确頽垣敗瓦廳事圯倒意氣
自若也甲申之變嗣福王渡江卽位於南京改元弘光而
故福王者神宗皇帝之愛子也錫封河南時太嘗府君適
官臬司設版築庀糗糧具屨靡府君戮力居多故弘光初
立紀藩府之勞吾祖贈太常卿而先君亦以胄子得入監
讀書當太嘗府君之在河南也王相國鐸者方爲諸生貧
無聊府君拔之疇人中相國感恩甚至是當國太嘗之錫
一請而得亦王相國力也先君歸方焚黃墓上而南京復
不守矣芝感念世故裂儒冠焚而棄之先君知其意而不
忍傷也自始至易簣之日未嘗加一言譙責而是時邑令

王君相國弟也以相國故待吾家甚厚來請先君先君勉
一見之竟五年卒未嘗有私請也自是以後謝賓客簡醢
會歲時伏臘二三兄弟相酬對而已獨好茗飲早起熾爐
炭沸湯沃之日夕盡一斛客至亦時時沃之以爲樂終身
不厭也已亥秋先君屆六十却賀入鄉芝率子婦入鄉行
家人禮訢訢如也旣而先君歸故人子弟知先君歸者相
率持榼酒至捧一觴先君大喜人酬一觴連舉數十觴不
止顧盼自喜以爲精強少年弗若也豈期閱兩月而卽齋
志以沒嗚呼哀哉先君少而弱館於何氏則日飲藥一盃
久之氣充實故先君三十年間無癰疥之疾一病六日而
遂亡嗚呼哀哉自我始祖至我曾祖心雲公葛氏子孫其
生不繁至吾祖太嘗府君而舉八子嗣後諸父昆弟以及
吾子姓之屬約五百指焉一本之枝葉於今爲庶乙酉之
夏吾八叔死於亂十六年來襁褓之不育者或有自成童
以至於授室未聞有夭折者也一旦先君卽世昊天不惠
降此大戾芝兄弟之謂矣諸父昆弟環而哭於寢者聲相
接也先君性彊直有所不可必痛凌折之遇寡弱卽援手
不惜慎許與然一言之諾季布弗若也少治易丹黃滿家
至今二十年天下猶傳葛氏易方先君之讀書潤州城而
祈夢於金山之神也夢人操一刀切片脯相餉回顧案上

火青熒欲滅久之莫能解也今思之先君之六十實惟已
亥亥者豕也象爲脯越已亥之八日而亡象爲骨肉自此
分也而案上火青熒欲滅滅者滅也其先君沒寧之兆耶
先君諱鶴字朗調生於庚子九月之廿六日卒於庚子正
月之八日年六十有一娶我母何氏邑庠生何公瑛枝女
繼娶我母蕭氏別駕蕭公某女男子子二人長芝娶禮部
員外郎張公采女次雲英娶孝廉李公國模女孫男三人
天中娶禮部員外郎周公鑣女隆中娶邑庠生沈公初策
女芝出一幼未名雲英出孫女四人一適廣東瓊州守方
公國祥之子治邑庠生一適工部主事葉公國華之孫太
學生葉公奕荃之子天機邑庠生一適吏部主事趙公王
成之孫中翰趙公申祈之子子淵邑庠生芝出一幼未字
字雲英出嗚呼古之人葬其親有行營高敞地者矣會葬
之日有致賓客車馬數千乘者矣芝德薄行弱不能自列
於賢人君子之林又屏弃土室未敢與世之逐逐者爭一
日之寵非得大人先生錫之一言以光幽壤則芝兄弟不
孝之罪益茂以加矣是用稽首以請伏願大人先生賜以
琬琰兩孤實藉以不朽

先碩人行狀

嗚呼我母之亡至於今三十二年矣柩在淺土未克大葬

余小子不孝之罪尚可言哉歲在戊戌六月癸酉爲我母之忌辰於是素服設祭次序其嫩言懿行而記之嗚呼我母之亡芝時方十歲聲容笑語心目恍惚未能盡憶也猶憶我母病時芝侍床側一夕保母蹴之起見我母病甚噤不能言左右命疾呼呼數四母啞然應良久引芝臂曰兒來乎賴兒來余復生因取餅餌授之促之卧芝時幼未知所云何也越三日夜半方假寐聞家人皆號呼驚起視我母則在彌留之際未幾形神離矣嗚呼痛哉猶憶芝環走號慟時見我外祖外祖母痛哭入門吾祖方治北園是夕宿園中輿人走告疾昇以歸徘徊戶外聞其歎息聲吾祖云午夜過北山叢冢鬼聲前後繞吾輿也時吾父方就試澄江聞之急歸我父號以入芝號以出相對一慟幾絕左右觀者皆出涕嗚呼此我母病時與沒時事也猶憶四歲時隨我母過東門顧氏顧媪爲外祖母女兒爲我母之從母家芝牽母衣索榛栗我母詬之則大哭宛轉於地外祖母撫之曰兒何慟余曰兒雖幼他日尚冀成立母詬吾無恥何生爲一時宗黨間皆異之五歲時郊外迎春吾祖命攜以往鮮衣整好將行矣忽爲從父所逼蹶而破面母流涕取水爲拭之血斑斑染母衣也術者言芝少不育母憂之不知所出歲時之釐祝佛宮之禱祠母不自祈而祈其

子六歲就外傳課書畫戒趨諾惟謹而恩勤倍至中夜探枕間梨棗纍纍然也猶憶九歲時奉我母過潤州就醫醫何氏卽我父下帷地何氏女子來見年相若我母指而戲芝曰吾聘以妻若可乎笑而不應嗚呼芝之所憶於我母者如斯而已不能詳也長而問之我父我父不以告同時女隸死散略盡一二女僮與芝齒上下莫能知也有周氏嫗者昨歲方死死時年八十矣迨侍我曾祖母而與我母善時時向芝道母事云吾父少失恃育於曾祖母故曾祖母視我母猶女我母事曾祖母猶母也時吾祖以臬司在告聲勢赫然親黨趨附我母旣不失子婦禮又善自引退也我外祖性素剛中年矢志常以氣凌折外祖母我母爲調人其間皆得其驩心處先後中衍衍自將無疾言無邪視咸嚴事之其事我父也和而有禮左右贊御未常見一言之狎我父以貴公子律身如寒素就何氏館讀書在數百里外我母以一身持內外斬斬也御下極有恩課女僮治麻枲冬月夜作常自起作糜飲之嗚呼芝之所聞於周氏嫗者亦如是而止矣雖然我母之奉親也可云恭事夫子也可云敬旁逮也可云以禮而撫子及孫也可云慈而有法聖善之德有一弗備乎母姓何氏生於萬曆己亥卒以天啓丁卯廿八歲何氏里中巨族代有顯人自數世

以上統系可考茲不具載嗚呼芝之壯也幸得事我父而不及事我母也中心嘗冀竊一命之榮以光於幽壤也乙酉以後裂冠毀冕竄伏草土以待之而今無可待也所謂萬家之冢京兆之阡已矣不敢問矣惟是西山之麓我友之輕世肆志者多聚處焉儻得營數畝之地種梅百樹流泉繞堦以是爲我母之立宮而芝亦結一廬以老焉芝之志也夫介之推之傳諸母也身將隱焉用文之尹彥明之聞諸親也以善養不以祿養芝之事我母亦若是而已因拭淚援筆抒其不文之詞以冀他日乞言於大人君子

繼母蕭碩人行狀

繼母蕭碩人太倉人也年十九歸我先君母少時育於舅氏江公鼎寰家故來歸也以江氏江公時以郎官罷官里居修園館聲伎之樂芝年十二三母時攜之過江氏猶及見其園館聲伎之盛也母慈愛芝已長而能襁褓視之不以爲非所自出一日江公張酒食召客芝在末坐江氏之族子弟與焉號能飲芝時年十二三亦已能飲矣觴至輒爲之盡江公大悅出貂皮命兩人射之兩人連舉十數觴而芝羸一觴然已頽然醉矣一臥連三日夕不能起母流涕謂侍人曰葛氏惟此一子奈何令委頓若是乎促女奴先後來伺寢息狀相接踵也芝十七八歲時薄有文譽四

方之客至者相繼客至輒索酒漿卽先君有所不可毋必私食飲之故芝與同學少年對飲恒極謹乃罷與之游者或不知母之爲繼母也生一子一女皆殤後乃舉雲英雲英少時有奇疾母屏營反側療之百方始愈也御下有恩意終歲不見管一人事我先君和而有禮其治家豐而有節也乙酉城守城中人誤言援兵且四至城必完里中大
家皆安坐待之芝偵得其實令家人奔走以告母始欲出而芝時寄南邨欲南爲兵阻道遂出自北門天大雨衣履沾濕兩女童挾以行零丁萬狀始得脫於險也明日城破而城中人逃於鄉者述一人死道旁紗巾葛衣狀絕類芝

母聞之噉然而哭左右從者相向哭疑其復自鄉入促母行以至此也旣審知其妄乃大喜母少育於江貴歸我家時太嘗府君尚無恙則又貴一旦罹兵革之警門第漸落居常鬱鬱恒少歡至丁亥而遂病病一年醫祝交至卒不起時弟婦李亦來歸屬續之夕命芝立床前流涕語之曰一兒一婦今以屬汝遂瞑目不言矣嗚呼痛哉方我母何碩人之弃芝也芝十歲而碩人之弃雲英也雲英亦十歲故芝之哭母也悲見雲英之袒跣叫號環室而走則撫之尤悲更數年雲英遊於庠而母之不及見久矣嗚呼痛哉母卒於丁亥之十一月年三十有八今者兩碩人之柩將

從先君葬於西山之原伏願仁人君子錫之一言則兩孤幸甚

墓表誌碣

徵君史先生墓表

先生姓史氏諱孝咸字子虛晚號拙脩居士浙之紹興餘姚人也史氏始於周史逸著於漢溧陽侯大顯於宋丞相浩歷十二傳而至先生之曾祖立模以進士仕至惠州府知府惠州生子自上以舉人仕至平陽府同知平陽生子元熙萬曆甲戌進士官江西僉憲降補大名府開州知州則先生父也先生七歲而喪母十歲而開州公卒於任開州未死時以先生後其弟虛庵公故先生遂爲虛庵之後虛庵名元勳先生生而神情開朗意氣閒逸自孩提時見者知爲國器常言少時讀南華七篇若素所誦習蓋夙慧然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時孫大司馬月峰罷官里居古文辭自命先生以年家子往謁之得其指授故於離騷左國莊列班馬諸書反覆討論不舍晝夜駸駸乎欲以古文明一時不止工制義取科第爲矣辛酉試鎖院分房激賞其文擬上駟至呈卷忽忘之深以爲恨欲邀致先生有所饋遺先生堅謝不往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一以明道爲事絕意進取矣闢東軒危坐竟日夕取五經四子先儒

語錄旁及釋典諸書錯綜考訂渙然冰釋怡然意解與之游者目擊而道存也時刻水則海門周先生會稽則石梁陶先生以耆艾先德主盟斯道而山陰則念臺劉先生以忤璫罷歸聚徒講學先生周游其間或理同函蓋或義交切磋要歸有得也與先生同起里中者則求如沈公霞標管公及先生之弟子復公皆志承絕學予唱汝和里中尊之爲四先生同時希風立雪之彥至數百人皆靈根內蘊闇然日章之士四方嘆慕以爲彬彬有鄒魯文學之風矣甲申乙酉之間先生遂托病謝客或問之曰天地閉賢人隱此何時乃招致生徒耶遂一意謝遣之然二三同志裹

糧造請荒江委巷之間不廢扣擊也無何山海震動所在繹騷一歲中至數遷徙坐席不煖爨烟不舉怡怡如也晚乃定居於開州公故藏書處糞除荒穢環列圖史緩步行歌逍遙自得殆有簞瓢不改聲出金石之致然先生是時年頗高夙昔故人零落殆盡每素車白馬歸輒謂子起曾曰吾獨存天壤間何爲哉泫然不樂有年在桑榆之感未幾先生亦遂病絕粒數日惟日進茗飲一椀起曾間調藥餌以奉輒握手止之曰使吾日飲林茗以待盡不更清空乎易簣之日門人後進韓子仁甫鄭子奠維呂子梅夫輩披帷求見惟屬以紹隆聖學楷模後人而已嗚呼悲夫時

爲戊戌之六月先生至是年已七十有八矣先生天性孝友虛庵公席累世貴顯之後雅好自適不事生產產日落終歲所需取給於先生之束脩羊後先生生徒日進所入益豐則洗腆益具虛庵公於夕陽之下坦腹曳杖婆娑林水之間觀者皆呼爲地行仙人則嘆美曰子何必親生也哉先生兄弟數人而與子復更相親愛或望衡對宇杖履交錯或風雨連床笑言永夕蓋不獨鵲鴒誼重抑亦道義相劇也初娶於龔再娶於沈沈夫人死時先生三十二歲卽不娶勞無姬侍蓋孤棲一榻者四十六年居虛庵公之喪遂絕葷血時亦四十餘其薄於嗜欲若此南都再造安撫左公以真儒薦江東監國復有以先生言者命所在安車蒲輪徵之先生力辭以免江東之辭也以三疏入告皆鑿鑿可行先生論學以知行合一爲訓嘗曰良知者卽明德也明體無蔽何有邪妄物物慎其獨而格之真致良知之功也今之學者欲離事物而守一空靈者以爲良知則非矣又曰空者空其意見嗜欲也若意見嗜欲不能克治而於人情物理所當爲反托之夢幻泡影無論吾儒無此學卽釋氏豈其然卒之前數日呼起曾告之曰吾七十八年之夢於茲盡矣試思七十八年之中名譽好醜文章事業於今安在卽窮極貴顯乘堅策肥不歸空幻乎然雖事

事成空却須事事循理如大而臣事君子事父小而衣冠
言動粗而灑埽應對有一事可背於理者乎古聖賢所以
曰兢兢業業曰如臨如履曰夭壽不二修身俟之汝其識
焉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篤實光輝矣慨自陽明先生致良
知之說興而斯道如白日之麗天後之人欲矯古人支離
之病而過之遂有重解悟而薄踐履之弊視昔之論學者
若少異焉聞先生之持論如此豈非王氏之功臣引而合
之於濂洛考亭之間有夾輔之美無操戈之患者哉乃位
不列於朝署時復丁夫衰晚僅與門人子弟私論一室之
中不覩夫移風易俗一道同風之化豈不惜哉余於甲申
之夏晤先生於陽明書院次年春操書幣迎至吳中一時
問道之車滿戶外先生片言迎析人人意得未嘗不退而
愧其言之繁也先生偕其門人顧生來每風日晴美先生
則與顧生登玉山之陽選石藉草怡然共坐顧生不問先
生不言也噫此豈恒人所能測哉余別先生三年而薄有
證入因通所得於先生先生復書曰人生斯世只此一著
子尊兄一旦證入深可慶幸台鼎不足貴萬鍾千駟不與
易也雖然百尺竿頭猶當進步否則藕絲未斷亦能礙人
不可不察也近日所號知識影響承當故其造履非狂則
慢與聖學始終兢兢業業天地懸隔尊兄直下知歸幸立造純

一不已之域庶不負爲大事出世因緣嗟乎先生相勉可謂至於斯極矣先生卒後數月起會纍然縗服手一編來見曰願以墓上之石煩子余諾之而未及爲也未幾起會復死墓有宿草矣戊申七月獨居山中秋風落木淒然有老成凋謝之思念亡友之緒言不可泯也因據起曾狀發明其略以貽韓子鄭子呂子使刻石表之墓上

瓊州太守方公墓誌銘

方氏之始祖元末有爲海運提領者來居崑山之南新瀆里四傳而生奉常矯亭侍御改亭兩先生兄弟以名臣起家而方之族於是始大侍御諱鳳性剛直常抗疏萬言以

干人主之怒其後代有顯人前堂鐘鼓後房曼鬢田園里宅幾遍邑中蓋光顯矣至於今稍衰奉常諱鵬得濂洛之傳常以官坊召辭歸天下高之而其後侵微歷四傳至中江公士騏爲鄉進士中江有子復舉於鄉始一振起之然家世儉素出無食魚之客入無曳帛之妾蕭然一室同於布衣故邑中之言家風者推奉常之後云公諱國祥字仲旋號思矯所謂中江公子也母陸太宜人夢紅光燭天而生公甫十歲陸太宜人沒廿八歲丁中江公憂蓋公性至孝中江之病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卒哭泣哀毀幾不能勝後至垂白之年念之未常不嗚咽也丁卯領鄉薦屏居田

里非公事足不入城女兄弟有許孫氏子者孫因以田寄公戶未嫁而孫氏子亡公悉以田歸其家不名一錢同宗有爭嗣者公爲按藉定派歸所應立一無所私其守正不汗皆類此也三上公車不第謁選得華亭教諭秩滿陞電白知縣再遷肇慶同知又陞瓊州知府其在華亭也時夏考功允彛陳黃門子龍以敦礪文行起里中公至深相引重而同時博士之來雲間者皆名賢若管公珍楊公彛楊公文驄所謂邦之彥也相與左提右挈風厲羣士至於今如周君茂源張君黼施君維翰皆爲一時聞人則公激賞之力爲多此在華亭之可紀者也電白小邑居民鬼面烏

身木食穴居然跳梁難治公至鋤豪強伸冤抑杜吏書之弊懲皂壯之奸裁城中房號以蘇民困禁排門船埠以免鄉擾申明借支錢糧以清積案置買代馬差田以惠里役此在電白之可紀者也肇慶以同知署廠印公封天宇免稅票以絕染指之漸減米穀船稅以寬來往之力此在肇慶之可紀者也至其在瓊州有巨盜莫二者以大府爲囊橐大府左右俱爲耳目輒捕輒先逃劫掠所至遠邇震驚公乃密計而直掩之擒莫二而嶺東千里之患以平當事於是以為材請以兩廣監軍道處公然是時中原改步江左沸然閩粵之間自爲正朔兵樞國柄移在大帥朝廷奉

行文書而已羅大俊棄兩郡而走撤其墻垣徒守輿隅李
尚忠專制四府擅殺大臣莫敢誰何高必正拒陳慶國之
吭而奪之食張月焦璉范承恩輩苟圖宴安罔恤國政公
慨然曰此豈可爲之日耶於是決意請告矣粵中有龍山
者谿谷清奧水石幽深公乃與二三文士盤桓其間捫蘿
引葛賦詩飲酒聊以卒歲然北望故鄉凄然有枌榆之感
至辛卯始克抵家抵家而公之室幾毀矣乃洒掃庭內綢
繆風雨歷數年稍還舊觀閒居無事課子讀書晨夕躬督
之里中鬱然稱其才公乃稍自慰也公兄弟五人家盡落
公歸不敢以有無爲解視子姓之不能娶者娶之不能嫁

者嫁之死而不能棺殮者棺殮之有宿負者代之償好行
其德蓋天性然也公元配劉氏有賢行逮事公之繼母郎
太宜人維謹處後先中能 and 比屋而居婢僕交錯不聞諍
語鞠育子女皆有恩意年四十二而卒生子洪邑諸生繼
室以繆氏生二子治淑邑諸生里中鬱然稱其才者也公
卒於辛丑之秋享年六十有九雖病而神明湛然易簣之
夕呼治告之曰我死誰能銘我墓者其葛子乎汝婦翁也
必爲我請之歲在壬寅方氏卜葬公及劉宜人於新瀆之
阡治因手狀其行來請甚力嗚呼今世所謂墓上之文吾
知之矣其家將事窳窳則必撰書辭操金幣介而請之達

官貴人達官貴人受而屬詞焉不能者或命門下士代之
舉世以其光寵赫奕足以驚炫流俗故群趨之至文之美
惡行之真偽不問也若余之離群絕類遁於深山荒谷間
爲世所簡棄久矣公乃不彼之屬而臨沒墜言委之衰殘
病廢之人其度越常情爲何如哉余雖諾治之請而未及
爲然自山中歸治每見之未常不言也予觀於方氏父子
之間有足感者其忍不銘銘曰
公昔適粵單車就道室無侍姬戶乏洒掃垂崖高行穆然
同清公曰主臣莫之與京維昔之人苦塊是志矧今何時
二八迭侍歸來蒼然逍遙一室獨偕伉儷齊眉上食有經
有史式訓我子二亭之風庶幾毋毀新瀆之里峩峩高墳
誰與藏者視此刻文

舅氏何蟄庵府君墓誌銘

我舅氏何蟄庵府君諱永曄字然初崑山之舊族也父諱
瑛枝邑之高才生祖諱道貞太學上舍以貲冠里中府君
少而敏慧善屬文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嘗就試澄江一日
遇張儀部采張翰林溥於鄧氏齋時兩先生以文社邀致
賓客見府君制舉藝拊手稱善請與結驩府君性恬澹顧
謝弗往也然爲文日益工每試輒高等遂食餼於學宮屢
試鎖院弗第積十五六年將貢於廷矣乙酉之變棄去未

幾抑鬱以卒悲夫府君性和易人無賢愚皆以善氣迎之
故人人暱就府君府君好飲酒客至輒置酒歌呼笑語窮
日夜弗倦有時客不至匡坐引滿頽然自樂醉後恒歌白
氏池上之篇蓋府君與會所寄也子屹得顧氏廢圃於城
北府君喜鑿池布石時時引賓客飲酒其中性愛書畫鐘
鼎無問真偽對之婆娑竟日客至邀與共觀客知府君意
不問真偽亦賞嘆弗置府君乃喜乙酉之變挈之避吳淞
江之濱無何盜起幾盡失之收其餘燼寓於西山之丙舍
未幾湖中盜又起靡孑遺府君之抑鬱以卒興廢之間固
能以大義自我殆亦有以感之也易簣前數日命人圖其
小像作頭陀裝身坐盤石覆以梅花數樹遺令家人歲時
必以此懸之噫可以得府君之志已府君之墓在吳縣長
祁山下旁矚太湖配張氏附焉蓋府君沒後二十年而其
甥芝始誌其墓系之以銘銘曰
長祁之麓笠澤之旁堂弁五尺維公之藏我來青芝依隱
漁樵去公之藏三里而迢盤石峨峨梅花蕭蕭是耶非耶
於茲逍遙

柴集勳墓誌銘

柴氏之在崑山累世貴顯至君雖諸生而名尤著君少精
敏好學鏃礪備至篝燈夜讀雞晨鳴不已於古人之文好

映行墨間末年文益精每成一篇輒以示余余讀而嘆曰
子之文取高第無疑矣不然且死何則菁華已竭無復地
以爲之餘也嗟乎豈知前之言不驗而驗其後言哉君於
詩不多作亦不甚工獨好爲古文辭高朗英博纏纏千
言讀者以爲於國策韓非史記諸書果能神而明之也今
有集數卷其子式穀手錄之藏於家虞山錢宗伯謙益許
序之會其亡不果君性沉毅雖爲諸生慨然身任天下事

出而交於公卿間名藉甚其在同邑顧宗伯錫疇爲其尊
人中表兄弟益親之至四方之交若侯銀臺峒曾之清貞
絕俗夏考功允彝之博達練習徐學士汧之深沉有爲張
儀部采之廉潔自厲周儀部鑣之慷慨好士一見君折節
引重相得甚驩也是時長吏之涖吳者平湖倪公長圩寧
波錢公肅樂黃州萬公曰吉所謂明察之官慈惠之師也
皆傾心下君君時邀余削牘奏事事或秘非諸生所宜言
也然諸公爭納之人徒見其翕張闔闢取舍過當驚以爲
神不知啓之者繫君力也君爲人別白太過所善或強暱
就之遇不可其意立見顏色故愛君者交譽君其不知君

者以爲深中多數不可久處然君實孝悌敦篤至性絕俗人也居母朱碩人之喪日夜爲嬰兒啼三年之內不入房帷侍尊人休徵先生棗栗糗餌予自提攜父子時時相枕籍臥中裙廁踰常自浣濯不厭也女兄弟五六人少者皆君嫁之傾其囊橐不能嫁者至養之終身噫茲非敦倫篤行之君子與君重然諾負意氣苟有所許不以患難爲辭乙酉城破余與君寄居郵落鄉人有違言於余余笑不問也君聞之憤然曰鼠子乃敢爾耶他日得志必笞其背嗟來余之窮於世久矣數年以來李陽之老拳時至灌夫之呵罵游加險阻艱難實備嘗之使君在聞之其感憤流涕

更何如也君名永清字集勳生於某年月卒於某年月享年若干配許氏有賢操能適君志後君卒母朱碩人之亡嘗手疏其懿行視人每言及未嘗不隕涕也父休徵先生諱胤祥蓋長者熟里中軼事在客坐述先賢遺行譜牒及宮室街術皆有條貫可聽亦後君卒有三子長子卽式穀能讀書曉事機人謂不愧君之子于其來請銘銘曰吁嗟柴君性高騫志絕溫飽繼前賢擬握鴻圖橫九川一跌不振委重泉真宰上訴歷穹天曹蜍李志何足言魂魄猶毅亘千年

何秀才墓誌銘

余幼好擊刺戰陣之戲然鮮親兄弟莫與共之歲時輒走外王父家與中表弟何子茂清作盤馬擬槊狀以爲笑樂余少學爲文卽惡剽竊斷爛之習摘辭就義務近於古出交里社中莫能同也何子好讀周秦間書其文峭刻峻拔如山立嶽峙余喜之與同研席時婁東朱子昭芑海虞錢子方明於諸生中有盛名先後讀書余家皆與何子善於是何子名起吳中余好飲酒少而出飲稠人中人人自失而何子亦好飲相見輒潔樽罍注酒漿科袒叫呼窮晝夜不息何子家有小樓背列玉山旁俯城闔有登眺之美一日天大雪連三日夜何子大喜呼僮買大魚長五尺餘佐

酒旁舍有張生者能飲呼與共飲亦盡三日夜乃散去然何子終以酒故病療病一年而死悲夫方何子之病也人言病有虫易連染人勸余引退余泫然曰豈有旣同其樂而遂避其患哉一年之中與何子同飲食連床第周旋於茗椀藥臼之間者殆過半焉嗟乎余之習於何子可知已何子性慷慨負大略不畏貴勢貴勢人曾鍵一里人子索其金何子直排闥入引里人子去目揖貴勢人貴勢人無如何也自言饒心計白圭計然弗如然其死不及數百金之產明於義利之辨論學以無所爲而爲爲宗見同學中有申孝弟飭舉止侃侃自將而實游光揚聲爲名高者必

痛罵之余以是心服何子謂是子也假之年可與探性命之微而不幸死矣嗚呼然則余之流連太息不能自己者豈徒飲酒嬉戲藝林得失之間哉何子名屹其死時年才二十四婁東張受先先生哀之爲之傳噫卽何子可知已何子死遺孤裔方數歲宗人螯之破其家後裔益自放樗蒲六博之事無不爲好投石騎馬曾騎馬游行街術中馬驚碎其首裔解衣裹其首復騎馬操巨錘錘之馳騁良久始去於是里中見者曰嘻此何氏之不材子也昨歲以武科舉於鄉一旦入燕都從童奴挾弓矢盤桓道上里中見者又曰何氏有子銘曰

吁嗟張公文之雄賁子之躬美發中言則不豐聲泯泯維子之傳視茲篇我銘諸堅公則先

乳母孫氏墓碣

余年十歲而喪母自是之後棗栗之需廁踰之濯戴星之出入皆乳母孫氏是依逮年十七而授室余性剛余婦之性亦剛一日之內數有違言孫氏爲調人其間恒至涕泣余少於諸生中有聲每試輒高等孫氏聞之色喜若功名可旦夕致也歲辛巳余年二十四孫氏死蓋六十餘矣凡附身附棺之具皆於我乎取之今幾三十年夢寐之中卮酒漿謹唯諾若有孫氏在其間他人不與也噫豈魂魄果

國朝山人集 卷一
依於此耶抑少之所習老而不忘獨孫氏最久故獨見之
夢寐耶余結廬青芝之山已四年矣孫氏之墓恐久之而
莫能尋也因立碣於墓上而繫之銘銘曰
提數歲之兒而付之一媪之手固托孤顧命之事也去之
數十年猶顯顯在夢寐之中殆將無愧斯寄也人能齊大
小貴賤而一視之百年之後得之於頽垣斷壁之間其勿
忍毀也

臥龍山人集卷十終

國朝山人集卷十終

